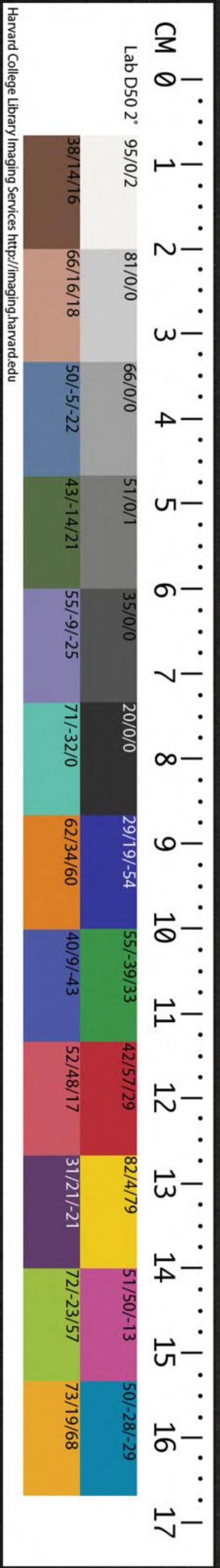


T 4686

792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80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史官 陳仁錫 評纂

奏議 薊遼

洪武十二年六月

勅遼東守將潘敬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
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處海隅。
俗詐性頑。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
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
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
者。令還以破彼奸。今

皇明世宗憲皇帝 卷五十一
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
生小隙。使彼待以藉口。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
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邊患
繇此而起矣。

永樂元年十二月

勅責鎮守遼東孟善曰。朕命爾往鎮東鄙。所宜招懷
遠人。靖安邊境。以稱付託之重。爾比遣百戶傅三
漢出塞竊馬。以致喪失。內失可用之人。外失信於
夷狄。遼東肥腴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數年之用。數
年有收。海運可省。爾不盡心提督屯種之務。軍士

皮裘。必先時關給。庶幾得用。爾及今方以爲言。有
司展轉文移。豈浹旬可得。及皮運至。而天氣向暖。
苦寒之地。下人何堪。爲帥如此。國亦何賴。

洪熙元年四月。遼東總兵官朱榮奏。廣寧前屯衛
刺梨山百戶鮑麟私遣軍士還家。致爲達賊所虜。
上命巡按御史詣彼審實。處麟軍法。降

勅諭榮曰。夫將者士卒之表。爲將能廉公勤慎。紀律
正。號令肅。使下人有所稟承。無敢縱恣。總兵又諸
將之表。能慎諸已。誰敢不慎。朕卽位以來。夙夜倦
倦。以邊務爲心。屢

聖明世法金 卷五十一
勅總帥嚴督將士。用心哨瞭隄備。而將士略不遵承。察其自皆繇總兵之人。不體付託之重。恬然自逸。未嘗一出巡視關隘。壯士健卒。擁衛左右。饑寒勞苦無資之人。則令備瞭望。守關口。上下相師成風。軍務都不畱意。是以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而不知。其指揮千百戶。固難逃罪。總兵之人。亦復何顏。卿

先朝老臣。朕所倚任。但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祖宗至公之典。須相與共守。自今宜加警省。嚴號令。明紀律。遠斥堠。慎守備。躬勤率下。毋蹈前失。庶副

朕委任之重。近陽武侯薛祿等率兵巡邊。殺獲虜寇將士。咸論功行賞。薊州虜寇入境。劫掠人民。其總兵官遂安伯陳英。及都指揮陳景先等。竝停俸祿。并諭卿知之。

宣德六年十一月。遼東總兵官巫凱。上廣寧馬市所市福餘衛韃官馬牛之數。

上謂侍臣曰。

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爲市。蓋以其服用之物。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

七年五月成國公朱勇奏永樂間運糧口外止供開平官軍及備大軍支用近來不依舊例樽節一槩放支以致連年饋運不息若遼東衛所亦係極邊且耕且守其供不出於民今諸邊衛皆請做此遂上便宜八事其一萬全都司所轄地方洗馬嶺長安嶺黑峪口等處煙墩隘口并宣府神機營官軍月糧宜令於本處附近支不許擅離信地其二開平哨備官軍糧料就於獨石倉支爲便萬全左等衛宜令於宣府倉帶支前去其開平衛旗軍家小見在雲州赤城鷓鴣屯住月糧宜令於長安嶺

懷來倉支其三蔚州保安隆慶永寧等州縣俱與長安嶺相近其所徵豆料秋糧今後歲輸獨石倉爲便其四萬全都司所屬懷來永寧隆慶左右等衛旗軍家小月糧永樂間於在京及昌平等處關請依舊例今年自九月收成之後至十二月宣府等衛所軍士月糧乞以其半折闕布不爲常例其五宣府未調左右二衛官軍之時調蔚州美峪等衛所官軍操備今宣府既有左右二衛在城原有宣府前衛并興和所官軍守借其蔚州等衛所調者各令回衛馬隊俟開平輸哨步隊俟來春屯田

除食用之外。每人歲納細糧六石。蔚州保安二衛。美峪廣昌二所。俱令送宣府倉收。其餘衛分就本處倉收。宣府前等衛守城等項旗軍。亦宜照例摘撥屯田。如有警急。悉聽調用。其六隆慶州。乃是腹裏。已有永寧等四衛。并神機營在外保障。今調懷來官軍二百餘名備禦。且無盔甲器械。閒逸費糧。今回衛屯種。爲便其七懷來等衛所調官軍。挈家於順聖川草場養馬。離衛三百餘里。關糧往復艱難。宜令本衛委官。徑赴蔚州等衛倉就近支給。其八宣府前衛及廣昌等衛所官軍。千戶蔣鎮等一百六十餘人。永樂間調去遼東備禦。經久不代支。費甚難。宜令回原衛。

上命行在戶部官會議。皆以爲宜。惟宣府調赴遼東官軍不動。餘悉從之。令郎中王良都督毛翔專理屯種務。臻成効。

景泰二年五月。兵部尚書于謙等言。緣邊關隘環拱。

京師。請令各鎮守等官。及附近軍衛。遇警築應。易州築應。紫荆關。真定。保定。築應。倒馬關。白羊口。天壽山。董花鎮。有警。則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六 五
京師策應廣昌及各關總會宜選官軍三千委都指揮一員率往預備。廂門關則令遊擊將軍石彪策應。其楊能原操官軍三千宜別委將官統領。遇警令充遊擊將軍。相機策應。遼東甘肅延綏等處亦宜行各鎮守等官戒嚴守備。

詔從其議。

五年六月先是泰寧等衛都督僉事革于帖木兒等遣人上書言往者也。先令我三衛來擾邊方。近又召我三衛聽彼驅役。切思我三衛人民世受天朝大恩不敢背逆。願附塞居住爲

中國藩籬。且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見賜。如有外侮願備前驅。事下兵部。于謙等以爲三衛變詐不一不可從。

上曰。三衛欲近邊住。從之恐別生釁端。不從又失夷人歸化之意。爾兵部會廷臣計議至當。以聞。太保陽侯陳懋等言

中國之馭夷狄。在羈縻不絕。庶彼無繇起釁。而我得以自安。今朶顏等衛欲附塞居住。從違兩難。宜待使人回日。令譯者語以爾俗以圍獵爲生。近塞恐不便爾生業。且又天時炎熱。恐爾等致生疾疫。但

可去塞二百里外居住。甲盾俱有。如遇敵之時。奏來給與。如此庶可塞夷之情。亦不失撫馭之道。詔從之。

天順十一年七月。朶顏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遼東總兵官都督同知歐信等奏。三衛虜酋至邊。援舊例。乞開廣寧馬市。事下兵部議。此虜爲北虜。滿都會所驅。離彼巢穴。潛避近邊。故欲求市。易以濟其急。宜令信等諭以不可。且俾還故地。

上曰。馬市久罷不許。果彼爲北虜所迫。暫令於近邊三四百里屯駐。虜退卽還故地。

十二年十二月。整飭邊備。兵部侍郎馬文升奏。遼東都司帶管應募兵二千七百有奇。廣寧操守應募兵一千八百有奇。俱金復海蓋等衛餘丁。今旣廩食在官。而募者亦陞授職役。然不轄以衛所。不籍其姓名。他日逃故。無從勾補。乞令山東管糧叅政僉事。稽二處募兵本貫。量遣所帶餘丁衆多者。還助舊軍。仍籍應募兵所。并畱餘丁分邊衛所。隸遼東者。以五百人編入撫順。隸廣寧者。以一千人增設一所。餘則各照原募地方編入。定遼東廣寧諸衛之軍。所分有故。一槩勾補。庶軍有定伍。人無

私役事下兵部請行山東管糧官通閱所募之兵原隸何衛分其餘丁彼此貼助仍視其原衛附近某境隨宜分撥而令隊長約束操守其撫順缺軍數多宜叅酌處畫若廣寧右衛應增一所亦當議奏施行儻正軍有故隨營無丁聽行原衛勾補奏可。

馬文升言遼陽東山新添東州馬跟單清河謙場鬻陽五堡孤懸境外距遼陽三四百里山林深阻人跡罕到其守壑軍士行糧令海蓋諸衛餘丁轉運每石費銀一兩之上比於遼陽關支任負凡五

六日方得至堡遂有緣此他往者況無民軍耕種客商報納緩急無備五堡馬步軍共二千九百九十一名除月糧外人支行糧四斗五升欲將近堡閒曠田地每軍撥給五十畝并牛價銀一兩令其買牛且耕且守一年之後將所收子粒在作行糧其本衛月糧米鈔中半兼支雖目前費銀頗多而一年所省行糧足償其數且所種餘糧有願於本倉上納者如例給銀更圖別儲以備急用此外遇有小警量支行糧事寧卽止如此則不勞輸運邊用自給事下兵部覆議以爲所言爲耕守良法宜

遼東三路
分兵且有
遼河爲界
據險設備
虜馬何能
長驅

行鎮巡總兵官審實無碍。一如所言。仍令撥給之。外別有餘地。如例分給餘丁種納。則地無遺利。兵儲不虛矣。從之。

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海。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以通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

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岍樹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從之。

十三年正月。戶部議覆整飭邊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所奏事宜。一足衣食。以恤官軍。謂近年遼東衛所官軍折色俸鈔。不足關支。間有關支大半。輒爛千貫。僅值銀一兩餘。若以月米計之。每石不過值銀一錢以上。不足養贍。又軍士歲例布衣布花之給。而海運不繼。妻子不免號寒。蓋因登州海船

數少。及運到。又無官吏及時給散。欲於旅順口修金復蓋三衛庫房三十間。設立官吏。遇到卽收。以俟給散。一均屯田。以蘇困弊。謂遼東各衛近城膏腴田宅。多被衛所官員占種。却將累年放免充軍名下未蠲之糧。分派貧乏餘丁老幼。其富實餘丁官豪。仍舊私占。以致人無控訴。欲得巡撫督令分巡等官明白丈量。分撥屯種。其言俱可從。議入。悉命所司行之。

三月

勅兵部侍郎馬文升等往遼東招安建州三衛夷人。

時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陳鉞同總兵官歐信等屢奏建州夷人犯邊。請益兵征討。有通事王英者。密說太監汪直曰。建州三衛係

祖宗朝設立衛分。世受官賞。修職貢。豈肯背叛。止因近時侍郎馬文升奏准。差行人伴送。禁其買賣。心懷怨望。故爾。且都御史陳鉞不務招安。惟欲貪功生事。近聞執其報事及投降之人。禁錮凌虐。欲寘之死。以爲功。甚失遠人心。宜請於

上往彼撫諭。及體察鉞等所爲。革其情弊。英願備前驅。直喜。以聞。

上命太監懷恩等至閣下議其事。學士萬安等立阻之曰：直在京城，尚動搖人心如此。若令至邊境地，陳鉞亦不能保全。誠恐各邊巡撫總兵等官從此聞風，皆各憂禍及，無復能盡心防守之事矣。必欲差官，宜遣大臣。恩等曰：然。具以其語復命。上乃勅文升并通事都指揮詹昇往。

詔復開遼東馬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奏：永樂間遼東馬市三處，其一在開原城南關，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東五里，其一在廣寧城，皆以待朶顏三衛夷人。正統間，因漏洩邊事，以罷其二。惟開原

南關市獨存。近者朶顏屢請開市。

朝廷不許。今朶顏窮迫，潛結海西，轉市于我。而海西藉彼馬力，數犯我邊，甚爲非便。若許復開，則有以收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而

中國并受其利。事下

廷臣會議報可。仍下巡撫等官區畫事宜，嚴革開市私弊。

命巡按御史覺察之。

勅兵部侍郎馬文升及贊理軍務右副都御史陳鉞等會議招撫夷寇。先是文升奏，臣偕大通事都指

揮詹昇招撫建州海西女直。已於四月終。招來建州左右二衛掌印都指揮脫羅卜花秃等一百九十五人。及被勦家屬指揮卯哈等四十八人。繼又招至建州衛掌印都指揮完者秃偕賊首趙得路等二十七人。俱以

勅諭撫慰。遣還。俾歸所掠。仍令入貢。然諸夷以不得大通事入境。徧諭尚懷疑懼。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詹昇見今與文升偕行。入虜。可否事難遙制。得

旨。令文升等相度事勢。務在成功。適文升奏再至。言五月間。臣至開原。又招海西兀者等衛都督等官。察安察等三百七十五人。亦以

勅諭。慰撫遣之。彼言海西二百餘衛。若不得大通事入撫虜境。已再上章。而總兵巡撫等官。略無一語奏報。或恐謀議不協。卒難成功。宜

勅文升及鉞等會議。可否行之。既報可。是日文升又奏虜寇擁衆。從清河入境。鈔掠。因言建州女直叛服不常。往年以招降都督董山等。而又殺之。已爲失信。近復搗其巢穴。暨殺無辜。故彼仇恨不服。變詐難信。招撫征討。伏俟處分。子俊等言。今推誠撫

安事將就緒。若欲加兵。則撫安成。

命不足爲恩。適足爲仇。無以爲信。况六月興師。兵法所忌。宜令總兵巡撫等官。按兵境上。以戒不虞。仍與文升等協和定議。以撫安爲主。少蘇邊困。果有深入爲寇。方許征討。奏上從之。蓋是時陳鉞方欲搗巢貪功。而文升奉

勅招安。故鉞違拗不協。而文升爲所苦。累有奏請也。十月。總兵官英國公張懋等。奏密雲古北口居庸關等處。邊關營堡。被水衝塌。欲調外衛秋班京操軍士二千。人協助修理。但京軍士所以保衛

撫安爲主
征討次之
彼貪功憤
事者可不
戒與

京師。非有警急。不遣。况今邊報日至。正宜操習以防徵調。宜就令邊軍。并量起有司民丁。應役事。下兵部言懋等所言。固探本之論。但關隘外接邊徼。內拱

畿甸陵寢。所係甚重。恐邊軍自防禦之外。所餘無幾。而民丁亦因歲饑役重。卒難徵發。

上是之。命仍摘遣京軍協助脩理。

十六年。戶部總理遼東糧儲郎中。金迪奏。遼東每歲糧草。以本部運送銀。及開中引鹽。於本處收糴。年豐銀一兩。可糴四石。歉則一石。至於邊堡。或止

八九斗者。用是收入數不及半。況又除豁無名屯糧五萬餘石。原係歲用額數。且又新添各墩守哨及脩築邊牆軍夫。一年支米共七萬石。此皆出於常額之外者。而運送銀未嘗加多。而各城堡馬草亦止官軍採取。積於野外。比以建州虜賊出沒。未得盤運入城。脫再有警。何以爲備。宜

勅該部增送。或別爲措置。事下戶部。以爲遼東邊報未息。見選官軍五千員名操練。待報啓行。而儲積不多。誠如所慮。茲欲以賣鹽銀五萬兩。發於屯兵要地支糴。或相兼折與官軍買用。事寧兵止。則准

作成化十八年之數。此外自十七年爲始。每歲額外添送銀二萬兩。年豐糧賤。則送如舊額。并兩淮及山東運司。見在額辦鹽課。開中一十九萬引。內兩淮成化十五年。存積鹽四萬三千引。引米七斗。豆五斗。十年常股鹽九萬二千引。引米五斗。豆三斗。山東成化十五年。鹽五萬五千引。引米一斗。豆二斗。召商上納。庶得有濟。疏入從之。然自兵興費耗糧餉。邊境騷然。有司愈難爲矣。

十七年二月。築遼東鳳凰山等城堡。初朝鮮國使還路。經鳳凰山。爲建州野人所掠。奏乞以舊路以

南新開一路。以便往還。

詔下守臣議。至是巡撫遼東都御史王宗彞等奏鳳凰山前後寔虜寇出沒要途。距遼東三百餘里。其間土地廣漠。舊無烽堠。請自山之東北至鬻陽間築墩臺二十二座。距山之西北一十五里。舊有古城遺址。於此築立一堡。名爲鳳凰城。屯駐軍馬一千。距城西六十里。曰叙烈站。築立一堡。名鎮寧堡。距站之西北六十里。曰新通遠堡之南。築立一堡。名寧夷堡。各屯駐軍馬五百。以爲鳳凰城聲援。如此則自遼陽直抵朝鮮。烽堠聯絡。首尾相應。一以

拒虜賊東南之竊掠。一以便朝鮮使臣往來。奏下兵部請改鎮寧堡爲鎮東。寧夷堡爲鎮夷。餘悉如奏從之。

二十年四月大通事楊銘等奏泰寧衛都督脫脫孛羅弟小尖台王上言。迤北虜酋克尖遣人招降諸夷。及朶顏三衛都督阿兒乞台等。亦遣使察反。等上書告急。言克失與小王子連和。約東行掠其部落。將大舉入寇。竊見朶顏三衛爲東北藩籬。歲入

朝貢。熟知道路。向被虜酋也先招爲鄉導。致有正統

已巳之變。今如小失台王等所言。竊恐小夷合勢。倡亂難圖。况朶顏與小王子諸部。素爲仇敵。撫而用之。亦以夷攻夷之法。宜因其請。遣使撫諭。以息邊釁。事下兵部。謂銘等所言。皆爲國至計。但北因虜中逸歸人言。此虜實有乘秋入寇之謀。已嘗命將勒兵以待。兼

命尚書子俊往飭邊務。至於以夷攻夷。乃一時權宜。非用兵常法。如唐借回紇兵以討安慶緒。終唐之世。受其恃功侵軼之禍。在所當鑒。其遣使出境招撫。向於十七年秋。亦因三衛被北虜協與連和。嘗

擬議得

旨。止令鎮守邊臣撫諭之。今夷使察反等既來報事。宴賞宜加厚。及行遼東薊州山海等處守臣。如遇三衛夷人赴邊傳報夷情。及避難潛住者。宜倍加存恤。以固其效順之心。

上曰。察反等加賞紵絲一表裏。撫諭三衛夷人。不必遣官。止

勅鎮守等官遣人賫與之。

五月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爲都御史巡撫遼東。奏聞馬市于開原廣寧二處。朶顏諸夷。每月

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鉞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蓋以結朶願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馬市令叅將及布按司官一人監之。有侵刻者重罪之。庶無激變之患。

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六月都御史劉潺等連奏朶顏三衛爲虜酋那孩等率衆驅逐劫掠。各攜人畜入關避匿。事下兵部言三衛夷人實爲邊蔽。今其爲虜迫脇不已。不及

時綏懷。恐失其內向之心。而堅其外附。請

勅遼東守臣嚴爲戰守之備。仍遣譯諭三衛聽其暫駐近邊。虜退還收部落。勿爲虜所吞併。且俱

賜之勅。俾知我綏懷之意。兼移文各邊咸知警備。芻糧不足。宜計處之。

上是其議。令潺急備芻糧。

賜朶顏三衛

勅。

七月兵部議上遼東都指揮使鄧鈺所奏備邊事宜。言自永樂中罷海運。後築邊牆於遼河之內。自

廣寧東抵開原七百餘里。若就遼迤西徑抵廣寧。不過四百里。以七百里邊墩堡塞。移守四百里。虜若入寇。彼此易於應援。及欲降。

勅責諭朶顏三衛夷人。遠離邊牆。三五百里駐牧。不如約者。聽邊將出兵撲滅。其言固皆有理。但邊牆築久。未可輕動。必相度地形時勢而後處之。其三衛夷人。爲我藩籬。比北虜不同。使加驅逐。則失其心。或事姑息。亦縱其惡。此在守臣制馭何如耳。如爲北虜追殺。不免聽其近牆避匿。無事諭令遠去。住牧爲是。鈺又言。召募軍士。已調撫順千戶所補。

伍。其餘衛所。欲皆就近補之。亦須酌量。使人心樂從可也。至言緣邊巡視守瞭官員。遇賊入境。卽舉砲火。比之失於警報者。其情可矜。似宜免罪。但職守墩臺之人。正欲其登高遠望。使虜已至始覺。雖舉砲火。於事何益。今遽欲矜免。則凡偷惰者。巧於規避。仍宜治之如律。

弘治六年二月。巡按山東御史李善奏。臣見遼東邊牆。正統二年始立。自後三衛夷人。假以放牧。潛入河套。間行剽掠。且邊牆阻遼河爲固。瀕河之地。延壘八百餘里。土脉鹹鹵。秋脩春頽。動費巨萬。夏

旱水淺。不及馬腹。冬寒水凍。如履平地。所在城堡。畏賊深入。遂將良田數千頃。棄而不佃。况道路低窪。每遇雨水。泥寧不通。儻開原有警。則錦義與廣寧之兵。不過遙望浩歎而已。臣詢之故老云。有陸行舊路。自廣寧抵開原約三百餘里。兼程不二日。可到。地形高阜。土脉滋潤。有古顯州城池遺址。猶存。爲今之計。莫若開舊路。展築邊牆。起廣寧碁盤山。直抵開原平頂山。移分守八百里之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四路聲勢相接。一路有警。則三路逸。而

九重無東顧之憂矣。疏奏。

命所司知之。

五月大通事指揮僉事王英言。永樂間女直各衛授都督等官。今率所部爲

中國藩籬。比來各官不能約束。以致邊方多警。今後各衛掌印都督。若歷任無過。所部未嘗犯邊者。仍許襲原職。否則止令襲指揮使。別選衆所信服者。陞都督。兵部覆奏。以各官承襲已久。一旦革之。去

三用加海錄 卷三十一
六
恐啓釁端。此後海西建州三衛女直成化以後。陳乞陞者。指揮以下。仍舊承襲。其都指揮以上。至都督有故者。必審其部下無人犯邊子孫能繼志者。許其承襲。否則革去求陞之職。自左右都督以下。至都指揮僉事。各遞減一級。但曾求陞一次者。更不許。陳乞間有能嚴輯部落。還我虜掠。擒捕犯邊夷人。并歸我漢人之逋逃者。具奏陞賞。從之。

七年八月。整飭薊州等處邊備。都御史屠勲奏。故豬圈頭關。平漫難守。關之北。三里曰北水谷。南八里曰南水谷。成化中。各因山增設二關。險要可守。

但區畫未備。請於二關內。加脩城堞。增立墩臺。摘守關官軍。分守其中。因耕其隙地。以足軍食。兵部覆奏從之。

八年七月。兵部主事歐鉦。勘驗密雲等處邊備事竣。因奏密雲逼近

京師。東西綿亘千有餘里。戍軍不過五千餘。而潮河一川。直衝境外。川口橫濶一百七十餘丈。使虜騎長驅而來。亦可慮之大者。宜預爲之圖。以遏虜衝爲

京師屏蔽。請摘馬蘭燕河二邊官軍。各一千五百助

密雲備禦仍堦設兵備副使以守之兵部會議謂事難懸度請

勅大臣一員往潮河相度議作石城且割密雲東路隸馬蘭谷戍守其東路兵則退守密雲并增設副使整飭兵備兼理永平諸衛屯田山東按察司帶俸從之

潮河川形勢為密雲之險要故戍守宜嚴

十二月兵部侍郎王宗彝奏臣奉命同工部左侍郎徐貫巡撫都御史屠勳按視潮河川形勢切見河口東西濶百七十餘丈地皆流沙土脉不堅水勢衝突城之不便惟宜增兵戍守川內古北口一

帶見住軍馬數少近日雖奏撥京營官軍三千分番防守俱無盔甲器械且皆內地人不習戰鬥宜掣回京營而以附近營與密雲六衛京操官軍四千餘人代之又密雲一帶操守官軍三千無馬者三分之一其操練舍人四百餘俱無衣甲軍器請以附近州縣寄養馬一千匹并鄰近衛分見在軍器給之又響水谷以東直抵古北口一帶乃虜騎往來總會之地而墩座稀少請於內各添設大墩一每墩濶十二丈高三丈上置草屋下挑壕塹各遣謀者二十人分班瞭望其交代之日仍令官軍

百人護送。又黃花鎮操守官軍亦皆京營調撥外衛輪班之數。交代常失期。請仍如先年例。撥

長陵等三衛官軍三千人。於本鎮操守。免其赴京月糧隨衛關支。遇上班量口糧三斗。其外衛官軍給輪操京營者。仍退回原營操備。兵部覆奏謂宗彝等所言皆宜。惟營興諸衛官軍宜止留二千于古北口防守。餘二千仍令京營操備。從之。

七月兵部奏。近自古北口虜賊寇抄之後。永平一帶。特有警報。至

萬壽聖節。三衛夷人不入賀。恐與北虜合謀入寇。建

昌三屯二營。兵馬雖多。去馬蘭谷燕河二營道遠。有警必須裨將領軍往來截殺。庶克有濟。况各邊總鎮處所。皆有副將及遊擊將軍。今永平比之各鎮尤重。請暫設遊擊將軍一員。常駐三屯。燕河營山多平漫。非如馬蘭谷。有險可據。叅將楊勝不能獨守。請添設協同一員。常駐燕河。與楊勝同心共濟。其遊兵於三屯建昌二營揀選。俱待事寧之日。別議裁革從之。遂

命河南都司署指揮同知王果充永平等處遊擊將軍。金吾左衛指揮僉事白琮。協同楊勝分守燕河

營。兵部以泰寧福餘二衛。近不入貢。慮其與朶顏
衛陰圖入寇。請

命薊州巡撫等官。選遊兵三千。委遊擊將軍暫駐建
昌。應援仍留薊州。遵化以東。各衛所操京官軍。暫
住永平聽調。從之。

十一年十一月兵部會

廷臣覆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羅賢奏。寧遠等處虜
情。以為自古治邊。守備為上。攻取次之。乃朶顏等
三衛虜人。背逆天道。犯我邊疆。固所當征。征之亦
易。但各夷係我藩籬。况即今亦有在

廷進貢者。比之背叛。攻圍城堡者。不同。若遽加征討。
彼得其詞。啓釁益深。擊之非便。議上。從之。

十二月巡撫薊州都御史洪鍾奏。潮河川去

京師僅二百里。居兩山間。廣約百餘丈。每夏秋間。山
水漲溢。則汪洋巨浸。水退則坦然平路。虜可擁眾
而入。守臣往往欲置城鑿渠。以地皆流沙。難於疏
鑿而止。今相度地宜。請於本關之東。三里許。第二
第三兩寨之間。其山外高。內低。約餘二丈。鑿為兩
渠。以殺水勢。復於口外。斜砌石堰。使水絲川中行。
仍於石堰之內。築外關一座。以百人防守。使虜不

守此一番
開鑿潮河
形勢倍有
可觀

得衝突。下兵部議。謂所言可行。從之。

十二年八月。巡按保定御史高銓奏。居庸關外。東西山隘口。各有人馬。可通空闊處所。雖在隆慶左右。懷來永寧四衛腹裏地方。然山南山北。道路相通。外口不密。賊入內地。人馬竝進。誰能爲備。請以隆慶衛原撥永寧備禦。及京操官軍二百五十人。掣回。分撥各口。協同守禦。又紫荊關之險。實被巨馬河界破。若賊據其地。我軍戰守。俱非所宜。惟有河北三里鋪地勢平展。可以駐劄。下視關城之內。強弱虛實。動靜起伏。纖悉莫掩。請卽其地增築城

于居庸關
設備

于紫荊關
設備

堡一座。兼撥官軍戍守。事下兵部覆奏。從之。

十四年四月初。工科都給事中馬子聰等劾奏。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洪鍾。於潮河川鑿山改水。其功難成。

上命錦衣衛千戶牟斌閱勘。以聞。至是。斌回奏。謂如子聰等所言。

命工部趣令鍾用心督理。務底完成。以濟邊備。

五月。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烜奏。都御史洪鍾建議。脩潮河川。功久不成。且今柏楂山。旣以築墻。則川乃墻內。雖鑿之。亦無大利。兵部覆奏。亦言其勞。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六
人費財。違衆歛怨。乞停之。

上曰。潮河川工程。既有前
旨。其不必停。

六月

命工部侍郎張達往勘潮河川工役

初海西兀者前衛都督都理吉次子尚古以舍人
入貢。授指揮。後貢駱駝并歸被虜人口。求陞都督
不許。止陞都指揮僉事。尚古怒去。恃狡猾絕不通
貢。時入爲寇。仍率兵遮絕海西諸胡之入貢者。諸
胡竝怨之。尚古後悔過。使五十騎叩邊歸款。守臣

貪功。遣百戶至虜中招之。約爲求陞。尚古遂率五
百騎入貢。至開原。守臣驗放。尚古等五十人赴京。
泰寧衛都督猛革忒木兒聞之大怨。邊將謂尚古
阻其貢。今反容入貢。遂入寇遼陽。旣去。仍留書於
邊。言諸胡所以侵犯者。實出於此。建州左右衛亦
各遣人來言。尚古若誅。則衆怨俱解。守臣因請誅
尚古。或投之南荒以謝諸胡。兵部議謂尚古初使
人至邊。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忿。當時守臣止應
曉諭令回。俟至冬入貢。不應擅遣人入境招之。以
致諸胡不平。今尚古旣入貢。又不可誅戮。若如所

請恐結怨海西諸衛更生他患。守臣不善爲謀。一至於此。請并行近所遣按事給事中等官查勘。以聞。令守臣書諭猛革忒木兒等。許令改悔自新。并歸所虜人口以自贖。從之。

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言。泰寧諸虜內附日久。受恩最深。一旦以尚古爲辭。大肆寇掠。殺虜軍民。攻陷屯堡。百年來所未有。今日問罪之師。當舉無疑。若以西事方殷。未遑東顧。但責守臣嚴兵積粟。以爲備禦計。卽如兵部議。欲省諭泰寧都督猛革忒木兒等。亦宜數其犯邊之罪。且云。

朝廷震怒未已。宜速送被虜人口。爲自新之路。今兵部所擬。止稱糾衆犯邊。

朝廷天地之量。已往之罪。不復追究。臣等竊謂不然。中夏外夷。并包無外。固天地之量也。若外夷肆侮。荼毒生靈。天地之心。寧有忽然而不動者。今惟曰不復追究。誠恐德加而不懷。恩厚而愈驕。在我徒示怯弱之形。在彼亦無割艾之意。王者威懷之令。固如是乎。又稱若將所虜漢人送回。俱有重賞。臣等以爲漢人係泰寧諸胡。親行虜獲者。設若送回。行賞。是前日之犯邊。不以爲罪。今日之歸俘。反以

二說
駁
得是

爲功。誨以爲盜之利。啓其無賴之心。王者懷柔之典。固如是乎。又詰問番文所言。如瞎子一般。朶著情繇。復書與爾分別。是又招尚古之故智也。今泰寧已行侵犯。又與尚古聲言入寇者不同。若復爲彼分別。恐諸夷觀望而起。欲一一以副其意。日亦不給也。况泰寧進貢。前此未聞阻絕。所留番文。得於風帳牆上。真僞未可知。豈可輕信而遽行耶。兵部覆奏。請令遼東守臣。不必遺書。止于泰寧來邊互市者。曉諭得實。回奏從之。

巡按山東御史車梁奏。遼東海西并朶顏等三衛。

世受

國恩。正宜輯制諸胡。爲我藩籬。奈何禽獸之性。變詐不常。陽爲進貢。陰實窺伺。前來貢者。尚未回。而乃敢入境爲寇。旣又分駐塞外。不逞。跡其所爲。奸謀不淺。今秋高馬肥。恐猝有乘隙深入之舉。不可不慮。請拘留進貢夷人於廣寧爲質。責其送回被虜人口。或降

勅切責。令彼革心向化。仍戒飭鎮總分守等官。嚴兵爲備。來則出兵以戰。退則收兵以守。不許仍前怠忽。以墮賊計。且遼陽一城兵馬。止四千有奇。先因

按伏他處。在城空虛。致賊乘虛而入。或別城有警。人馬亦各不敷。請照正統間百戶畢恭所奏事例。令巡撫等官。勾選各鎮操軍。并自在安樂二州達官等戶內餘丁。各三丁選一。更撥一丁貼助。父子馬步軍餘五十人爲隊。大約原軍五千。倍之合得一萬。隨軍操練。遇警策應。有功一體陞賞。其鎮守等官以下。凡役占餘丁者抵罪。此乃遼人所自願。非抑勒而強使之者。若通行各邊。倣此勾者。以不假金帛招募。旬月之間。可致數萬。亦安攘之一策也。兵部議謂來貢夷人。義不可拘留。請仍如本部

近日奏處施行。其選取餘丁之策可用。請令開原三萬遼海諸處一體施行。從之。

十六年正月吏科給事中鄒文盛言。朶顏三衛虜酋世受

國恩。旣爲藩籬。顧乃犯我邊疆。萬一諸夷效尤。患且不測。問罪之師不興。備禦之策不講。議者曰。三衛作藩東鎮。所以捍禦北虜。率服東夷。卽有侵犯。不優假以羈縻之。恐致外患。是言也。彼固以之款我。而我亦以此自誤。夫北虜東寇。則彼望風奔潰。匿命於我邊牆。彼自爲寇。則糾結諸夷。虜掠我人畜。

倚三衛以禦非虜此要賞求市之說所自起矣

是不惟不能爲我藩籬而且爲我仇讎矣則是三衛者果何恃乎。徒畏北虜之侵犯而任三衛之劫掠。是猶芻牧之家。畏虎豹之食其牛羊。而畜豺狼以爲衛。不知虎豹未至。而牛羊半爲豺狼之食矣。道路咸曰。虜之爲患非一日。而我之受患則有數失。曰征伐未行也。禁例太嚴也。應援不接也。關市失市也。邊牆不固也。兵食不足也。爲今之計宜反其所爲。以征伐言之。虜雖逐水草以爲生。然各有巢穴。前屯賊巢在鐵嶺川。寧遠賊巢在虹螺山。錦義賊巢在凌河墨州上哨。廣寧賊巢在老虎林。遼

陽賊巢在車輪坡。開原賊巢在刀背上。各近邊牆百餘里。每至水凍草枯。人馬疲困。若於此時併力一征。其勢可勝。乞

勅鎮巡等官招募義勇。勸借土兵於廣寧等五路。各出軍馬五千。分爲五哨。再請京營神鎗手五千。分撥五路。擇人領之。而總兵則居中節制。先令諜者探之。乘其不備。各齎五日餼糧。攻其巢穴。河東兵馬繇西北抄擊。河西兵馬繇東。截殺仍於師出之始。馳告東夷。謂今日之師。實以三衛背叛。恭行天討。於爾衆無預。則三衛震驚。東夷破膽。可以伸

皇明十七年金 卷五十六
天威而邊患息矣。以禁例言之。遼東邊禁。誘殺襲殺撲殺掩殺者皆有罪。固所以杜僥倖之功。然犬羊之類。信義難服。乞少爲更張。語論三衛虜酋。爾昔作我藩籬。故許在邊住牧。兼禁誘撲掩襲。爾衆乃緣此爲奸。乘機肆虐。是自絕生成矣。其自今遠遁不得在邊住牧。但在百里之內。悉聽官軍撲滅。亦以此示廣寧等五路將官。凡斬獲首級。照例陞賞。所得婦女生畜。悉不追問。則彼將不敢窺邊。而易於守禦矣。以應援言之。虜騎奔突。疾如風雨。若非援兵連接。何以濟事。乞

勅鎮巡等官相度便益。於邊堡會城適中之處。創立營城。如遼陽地方。宜在柳條塞。瀋陽地方。宜在高墩屯。其餘開原廣寧錦義寧遠前屯。各擇要害之處。創立營房。量積糧草。而以各城軍馬。分爲兩班。一班在城操練。一班在營兵伏。選官統領。而分守等官。往來提督城中。與營城軍馬。仍分番操備。俱以半月爲期。官軍月糧。城中支七斗。營城支三斗。芻豆各隨所在支給。則聲勢連絡。遠近有備。一遇有警。舉營兵以救邊堡。出城兵以接營兵。不惟事勢便利。而沿途荒地。亦有恃而復得耕作矣。以關

市言之。遼東先年。因三衛內附。東夷效順。故於廣寧開原。奏立馬市交易。當時虜酋輸款時。以馬易鹽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攻戰之具。近賊虜狡黠。不以堪用馬匹貨賣。持以入市者。惟榛松貂鼠瘦弱牛馬而已。又有假此窺覘虛實者。

中國罔利之徒。與之結交。甚至竊賣兵器。洩漏軍情。雖有監市分守等官。勢不能禁。竊聞虜所易鍋鏢。出關後。盡毀碎融液。所得豆料。專以飼馬。其志可知。又聞犯邊後。以所掠銅銃等物。貨賣東西諸酋。以所掠男婦。係繫至。詭言於三衛所得。邀其家屬。

此輩宜大加剝懲

贖取。官軍不惟不敢問。而且餽以酒食米鹽之類。借寇兵而資盜糧。孰甚於此。乞罷關市。以賞彼米鹽。給賜貧軍。以餽彼酒食。犒勞有功。必得其死力。如以設立既久。不欲變更。亦當嚴飭監市等官。於夷人入關止許易賣鹽米。不得私賣鐵器豆料。舊例許五人十人。共買鍋鏢一次。其進貢夷人。回有買鍋鏢者。亦照此例。若虜賊以所得人口器物。不即投獻。仍變賣求贖者。許分守等官。擒捕梟令。中國之人。有交通夷人。盜賣軍器。漏洩事情者。依律處決。則下不失利。上不失威。而虜亦莫我測矣。以

邊牆言之遼東邊牆自山海關抵開原延亘二千餘里。河西一帶隨山起築。多用石砌。廣寧以東地勢平衍。止可版築。其初根基既薄窄。後之脩者。不過因舊而已。且沿邊墩臺亦多坍塌。或兩處三處併在一臺。官軍無險可守。瞭望不及。虜騎之來。漫無阻隔。至有虜掠出境而官軍未知者。切見沿邊野草繁茂。水土便益。甚利陶冶。若以歲役丁夫。燒磚脩砌邊牆。擇人任之。厚賞緩期。數年之後。沿邊可成金湯之固。乞以河西河東增設兵備副使。或僉事一員。各照先定地方。督同分守備禦等官。相

度道里遠近。地勢高卑。量工程之難易。定丁夫之多寡。聞窰燒磚運至牆所。一面脩補舊牆。以備防守。一面包砌新牆。以興工役。而兵備官員親臨嚴督。待其成功。不次陞擢。仍令五路分工脩砌。除山谷深峻。不必脩砌者。不過千餘里。每路一年脩五十里。至六七年間可以成功。賊雖有強弓勁馬。亦將無所施矣。以兵食言之。遼東東連海西。北接三衛。

國初設二十五衛。聚倉糧。先年官軍十有九萬。近或逃回原籍。或潛

國初屯田之法盡善盡美自豪強隱占而此法大壞矣得有大力者而清出之

匿東山。或為勢豪隱占。見在止有七萬之數。遼東米穀銀一錢可糶五六斗。或三四斗。近因兵荒。斗米直銀一錢。而軍士月糧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則止實米二斗五升。兵食不足。是以虜賊乘虛侵掠。乞遣御史一員。清理軍伍逃亡者。即為行勾。潛匿者。撫諭使還。隱占者。許首免罪。其鎮巡等官。仍遵見例。招募土兵。清軍御史。仍會管糧郎中。清出近年。迷失隱占屯地。使之耕種。管糧官會計各邊糧芻務。足主客兵二三年支用。官軍月糧。照時值增給。則兵食可足。而邊方有賴矣。

正德元年。給事中徐忱言。遼東開原中固鐵嶺懿路。汎河蒲河等城。諸夷環繞。三面受敵。最為衝要。備禦所守堡等官。責任甚重。凡受委至此者。慮禍求免。以致數更。或才不盡用。或用非其才。甚非邊土所宜。宜行守臣選用謀勇。往當其任。如軍政事例。五年通考。稽其功過。以定賞罰。從之。

三年七月。巡撫遼東贊理軍務左僉都御史劉燾奏。遼東地方。山海阻隔。舟楫不通。原無民運。止有屯糧。每年所入。止足歲用三分之一。今倉庫空虛。軍士缺食。查得所屬二十五衛。衛有鹽場。每年例

皇明世宗憲皇帝 卷五十六
該煎鹽三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三十斤，給軍食用。但鹽場去衛頗遠，運送甚艱，欲自正德四年爲始，每年鹽課通收在場，召商市買，所得價銀俱聽管糧郎中召商糴買糧料，以備官軍月糧。如此則邊儲有助，而鹽課不至虛費。戶部覆奏從之。仍命陞巘一級。

賜勅獎勵，且令事有可興革者，其悉以聞。

十年五月，巡關御史張鰲、山陳邊防事宜，一立重鎮，永平等處鎮守，巡撫總兵官各住一方，兵分勢寡，出令不一，而遵化一城東西適中，請併治於此。

仍於腹裡地方移兵數萬，屯營操備，一併提調。沿邊關營各有提調者，關主戰守，營主操練，緩急不相援，宜將董家口等關五重安營，分割東屬提調指揮賓濟、西屬提調指揮陸繼宗，以便策應。一增副將，密雲北去古北口關各百里，西去黃花鎮百五十里，遇警應援不能及，惟石匣營爲適中，請添設副總兵一員，選本處人馬一千，腹裡三千，駐劄操備，仍於古北口添設守備指揮一員，總理潮河、新舊口等三營，及密雲兩衛操練備禦，一備職官。沿邊管事軍官逃亾事故，及各衛所官，往往假托

軍政取回不及原額之半。官事多攝。在京衛所冗官甚多。請自今凡京衛武職襲替訪其堪任邊事。及願告外衛者。選除興營密雲等衛。以便委用。各衛官軍。考選軍政。原在邊關者。不許取回。一遠駐牧。沿邊關寨駐牧達子。叩關索乞鹽米。而架砲夜不收。反出其外。駐牧日久。漸習華風。熟知要害。爲患非輕。宜令駐牧于架砲之外。其索鹽米。立爲定限。或有侵犯。則邊牆之外。架砲之內。許我軍躡追。兵部覆議。備職官遠駐牧。二事可從。仍以京衛軍職有罪者。調補餘三事。下提督鎮巡等官議。於是

提督侍郎陳玉等議。以鎮巡等官。併治遵化。便宜廣舊城。及調保定等衛軍屯駐關營。宜嚴應援之。命提調不可併。密雲副總兵不必添。古北口宜令叅將防禦。石匣營及潮河川營。益以兵千人。亦便兵部乃復會官議。皆曰。紫荆諸關隘防守尚缺。保定等衛兵。不可輕調。石匣等營。亦無見兵可益。廣遵化城。宜俟年豐。徐議之。

詔如兵部議。

嘉靖九年六月。管糧郎中康河言。本鎮食糧官軍四萬二千有奇。每年上半年給本色。下半年給折

色。其折色。每石銀四錢五分。此舊制也。後因本色不足。部議該支本色月分。偶遇無糧。每石折銀六錢五分。其折色月分。仍舊。蓋以春夏米貴。秋冬米賤。故調停其間。第近米各處解運愆期。或上半年應放本色月分。倉無儲粟。則增銀以放折色。總計六箇月。共增銀四萬二千餘兩。或下半年該支折色月分。庫無儲鏹。反將本色糧米一石。止抵銀四錢五分。放支顛倒。費用良爲可惜。卽今七月以後。該放折色。而本鎮見在庫銀。止一萬二十餘兩。不足一月之用。及查山東河南等處。每歲坐派本鎮

遮洋海運本色糧一十萬石。折色銀一十萬四千餘兩。原四五月間銀米一併解納。緣本色有監兌主事。及期督運。其折色往往稽遲。如去歲河南延至九月。山東至十二月。可鑒也。乞

勅該部咨行各巡撫嚴督所屬。於本鎮折色銀兩。務及七月以裏。悉數輸解。以年分責令續差監兌主事。無分本折。一併督催起運。方許還京。庶使本鎮得以依期給放。不至顛倒本折。則一歲可省銀四萬二千餘兩。其于

國計不爲無補。疏下戶部請悉如河議。報可。

十二年正月巡按直隸御史聞人詮言居庸以東密雲諸鎮與朵顏三衛僅隔一山密邇

以地予三衛夷人此失著也

京師陵寢永樂中以三衛夷人恭順徙大寧都司保定以其地予之使為外藩東捍女直北捍蒙古乃自正統己巳之後漸生關節正德間把兒孫遂敢率眾犯順東邊大被其害曩者巡撫汪玉總兵馬永總略有方邊患稍息近因鎮巡非人以致寇虐滋甚臣往來巡歷根究利弊大段密雲四鎮之患有二其大則將領之無紀其次則戍守之乏人耳夫總兵統叅將叅將統守備此將紀也建昌守備

本屬燕河叅將乃自謂領

勅將官不服鈴束已改為遊擊輒又自稱曰我遊兵也止聽部符徵調而地方之責任去矣黃花鎮守備亦當屬密雲叅將乃使各自為統以致大水峪關點寇屢入彼此皆諉之非其分境不為防守此何說也且為叅將者又每無禮於總兵是以四鎮離心三軍奪氣僨事喪師職此之故臣請東自山海諸關西至黃花一鎮悉聽總兵節制使大綱有統以建昌遊擊復為守備仍屬之於燕河以黃花鎮視建昌例而屬之密雲則上下相聯臂指之勢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六
順矣。至于密雲兵備。徙居薊城。非宜。請令復回本城。以便控禦。如是則文武有制。軍民有統。而將臣之無紀。非所患矣。戍守之役。非土著。不能知地里之險易。非恒業。不能爲固守之深謀。今黃花鎮渤海所。最稱要害。而老家軍士。不過一二百人。雖議班軍更守。曾無固志。建昌一營。則又舊倚宦官爲鎮守。習成驕悍。迄今不服撫。臣處分實爲隱憂。臣請審處黃花渤海二地之戍兵。或選七陵班軍一千。諭以利害。豐其廩積。給地以便其耕牧。營室以安其居處。使于衛所老軍。協同防禦。又以天津河

間六衛班軍。歲解免操銀二千餘兩。爲本鎮新舊諸軍衣甲器械之需。策之上也。或將密雲興營諸衛軍士。以次改撥。或廣募勇士。務滿千人。策之次也。建昌一營軍士。旣復其主將爲守備。則其軍亦均有守備之責。使之更番按伏。量給田廬。然後順其情而制之。可以漸消其驕悍之習。不患戍守之乏人矣。至于各邊夜不收墩軍。往往爲虜鄉導。宜繩以重法。而優賞其哨瞭有功者。其寇邊及喜峰口悖逆熟夷。尤宜特降

綸音。責諭三衛都督。禁戢勦除。果立有顯功。送回掠

去人口者。分別陞賞。卽今密雲入寇。諸酋屯聚石塘嶺外者。部落無幾耳。誠諭三衛諸夷。內外夾攻。覆其巢穴。亦一快也。但團營兵將。無濟緩急。萬全之謀。非可嘗試耳。夫當甚壞極敝之餘。必須大爲更張振作之舉。臣請別設提督大臣。專理營務。使之協同內外。提督日逐團練營兵。以習武勇。會同科道按季考選官將。以黜惰尅。卒不服習。則罪歸提督。將非才賢。則連坐科道。庶幾法嚴人畏。而寇不足患矣。

四月。提督東官廳總兵官張輓上言。臣頃奉

勅。縊兵赴薊鎮。勦寇。見得薊州一鎮。分爲四路。雖俱根本藩屏。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諸陵外。薄虜巢距

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而本路關口數多。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日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闢。萬一勾煽北虜。擁衆深入。卽徵調人馬。策應恐緩。不及事。臣親歷其地。實所寒心。願及今無事時。預飭禦防。計謹條上便宜六事。一補闕伍。一選丁壯。一增墩臺。一嚴哨探。一併村落。一挖窖坑。兵部

覆其言可行惟召補一事宜下守臣議奏從之

十六年三月

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二十年九月總督薊州軍務右侍郎胡守正條上邊事謂本鎮軍民兵多耗減宜通核原額其逃故者取壯丁補役每兵量給軍器資銀二兩叅遊把總官不職者聽糾察易置石匣營去潮河川墻子嶺諸處地俱適中。最為要害宜分撥建昌等營兵二千五百人。付新設遊擊吳尚賢駐守應援自黃花鎮至山海關諸險隘與喜峰口來遠樓俱宜大

加脩葺請再發馬價銀萬兩濟之。兵部議覆。

上允其請守中復奏朵顏三衛夷情叵測葦蘭台饒勇絕倫今雖通貢乃私與北虜和親廣招達子數萬沿邊搶掠況密雲一帶路口甚多去小王子駐牧僅一二日程恐一旦勾引入寇聞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故有來遠樓一座上可容萬人水衝未葺各夷過之曰一樓尚不能脩豈能調兵伐我臣已脩葺此樓及各夷冬貢時臣願以身臨邊召集樓下宣諭威德使知畏懷請特

頒綵段布疋以充犒賞下禮部議今葦蘭台等補貢

既

赦後期之誅。復加殊格之賞。各夷感悅。此舉出自邊臣行之。猶恐後遂爲例。若以

欽。降解送出關。長驕驚之習。滋貪得之望。犬羊無厭。將執爲歲例。適足啓釁。不若令守中會巡按官從宜置辦。後不爲例。從之。

二十四年正月。初。兵部尚書戴金言。紫荆密雲。係國門之藩屏。而宣大偏關。又爲紫荆密雲之捍衛。蓋天設重關。以限制夷虜。若假以人力脩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

勅一重臣親往紫荆等處。相度關隘。亟爲修築。其修宣大偏關。亦

勅總兵官趙卿。總督侍郎翁萬達。議處具聞。

上從之。命兵部右侍郎路迎。兼右僉都御史。以往。三月。兵部覆。順天都御史郭宗臯奏。薊州比鄰三衛。西接宣府。往年開平失守。卽爲北虜巢。古北口一帶。係通開平舊路。相離不遠。繇獨石四海冶。則犯密雲。繇青山。則犯喜峰等口。故虜一東向薊州。卽當戒嚴。宜令宣府守臣遠爲偵探。或見虜有東意。輒飛檄傳報。使得先事設防。又密雲視諸路最要。

皇明世宗憲皇帝 卷五十一
害。當以重兵備之。乞簡馬蘭峪太平寨燕河營三路官軍千人。先期訓練。至五月後。遊擊官統本營士馬先赴密雲。及石匣等處駐劄。有警則總兵官身領三屯營士馬亦赴其地。而前所簡馬蘭峪等處兵。專委才官領之。以爲三路聲援。功罪照例賞罰。叅將等官俱令各守信地。則密雲有備。而諸路亦恃以無恐矣。議入從之。

六月。巡撫薊州都御史郭宗臯言。邊牆之設。乃一鎮藩籬。而城堡則其家室也。未有藩籬不固。而能保其家室者。今本鎮防守之法。但嚴于城堡。而疎

于邊牆。殊非慎固之策。自今請定爲法例。每年自五六月始至十月止。撫鎮官各嚴督官軍于邊關要地。畫界分守。有仍前怠廢者。罪坐主將。不固守律。報可。兵部覆。巡撫薊州都御史郭宗臯所陳邊務。一薊州爲

京師左輔。密雲之右。古北口一帶。可以直達開平。黃花鎮拱護

陵寢。最稱要地。潮河川可容萬馬。尤爲虜衝。計得主客兵馬三萬六千餘。簡其精騎以爲戰鋒。餘皆分守隘口。庶保無虞。一密雲一路兵馬。僅計萬有八

邊事爲權
宜之術大
是陋規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六
百宜於各處調取。仍量調京營人馬二枝。相兼防
守。一薊州東路建昌等處。雖臨朶顏三衛。營堡聯
絡。尚可防守。西路密雲等處。直通開平邊外。兵力
單弱。尤當虜衝。往年酌量緩急。移東補西。以爲權
宜之術。今東路往往失事。似難全調。宜於有警之
時。令總兵官率官軍千人往西合守。餘皆存留東
路策應。一本鎮先次奏准。預定京營兵馬一枝。同
三屯營全軍協守密雲。今在彼者。不可全補。則在
此者。似當量增。宜調京營人馬二枝。往順義懷柔
等駐劄操練。以備密雲居庸及迤東三路策應。一

兵無統紀則亂。自今京營將領。宜聽巡撫節制。戰
守事宜。宜與副總兵共議行之。一將本鎮關營人
馬。分別騎步。或專防守。或專策應。各令審勢相機
合謀協力。以禦虜患。一長哨夜不收。往往偵伺失
實。宜令出哨者。刷石刻爲信。使不敢欺。而又懸賞
罰之責。有偵報不爽者。賞視擒斬例。遇害者。優恤
陣亡例。而欺誑敗事者。亦律以軍法。不貸。一虜所
經入之地。宜廣置橫木。及掘阱設伏。以遏其衝。一
給召募家丁馬匹。以備伏截。一戰守隨時。各將領
不得泥於成說。以失機宜。疏入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六
上皆是之令卽盡心舉行毋怠

七月巡撫順天都御史郭宗臯奏居庸關白羊口一帶甚爲要害而兵力寡弱勢不得不資徵調今建昌營遊兵見駐密雲三屯營之兵候有警報亦走密雲又有京營兵馬二枝擬在順義懷柔駐劄脫居庸有急必待兵部奏調恐緩不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如居庸白羊警急則量調建昌三屯等處兵馬協助密雲警急則駐劄居庸京兵亦聽調發又總兵統馭軍士有不用命者法律卽軍中斬之令居庸無總兵官人心何所警懼總乞裁定疏

下兵部謂撥調宜允所請軍士卽聽宗臯節制但據總兵官許國言居庸紫荆地勢險阻不利用馬而利步兵兩關防守叅將各宜撥馬軍五百步軍二千五百以足三千之數因地用兵亦合機宜得旨兩關防禦馬軍仍足一千二百之數統兵將官雖各守信地仍須量勢緩急互相策應不得自分彼此致悞事宜餘悉如議

二十五年二月薊州巡撫郭宗臯奏所轄牆子嶺地畹畹請於遙橋峪增巡墩及管夜不收官各一其官多軍少若桃兒衝寨可併入甄塚子關窰子

皇明世宗憲皇帝 卷三十一
品
谷寨可併入師坡谷寨孤懸難守。若井兒谷寨可併入大安口關。小平安寨可併入黃崖口關。遺下守寨官員回衛別用。報可。宗臯又言大水峪地平衝宜用騎。而舊遣建昌營遊兵五百人戍之。勢分力單。若山海所山勢險峻不可騎。而有騎士三百。乞遣振武營步卒三百常屯渤海。而以渤海騎士移駐大小峪。其建昌營按伏遊兵五百人掣回在營操練。遇警調發。庶三處調停適宜。事體稱便。

上從其議。第言常川按伏未有止期。其熟計以聞。宗臯言大水峪渤海所委俱虜衝。自有按伏以來。俱連石塘嶺屯戍。一併掣放。從之。

五月刑科給事中諸葛峴奏。薊州喜峰口潮河川諸路逼近。

陵寢密邇。

京師而密雲營堡稀疎。應援不及。乞照例仍遣總督大臣一人。委之經略密雲。添設遊擊一員。專備策應。兵部議覆。薊州一鎮設副總者二。又令宣大總督十有二。又令宣大總督量調遊兵一二枝。以備天壽山之援。修理關隘。以遏喜峰山海之衝。分布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一
京營士馬。于兩關諸處按伏。山東河南鎗手。於涿州等處築應。略已周矣。今宜大偏保四鎮。設有總督。延寧甘固四鎮。亦設有總督。而薊小偏止是一鎮。既有巡撫。又設總督。使平居權有所分。臨警責有所諉。殊非政體。惟密雲可加遊擊一人。令於東西官廳聽征叅將。相爲表裏。待秋防事畢更議。上從部議。以防虜事責專成。巡撫郭宗臯。既有京營聽征叅將。遊擊不必設。

二十七年正月。薊州撫按孫應魁等奏。薊州爲京師北門重鎮。而密雲一路逼近。

陵寢。備禦尤所當先。今其東雖有建昌遊兵。然每遇西警。輒取調駐。密雲兵少備多。非萬全計。益宜募兵三千騎。置之建昌營。以備往來應援。而於石匣營築城置戍。添設遊擊一員守之。疏入報可。

二十八年四月。兵部覆左侍郎范總經略潮河川居庸關等處事宜。一潮河規自

先朝重關。密戍防禦甚備。宜於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墩臺一座。爲外屏。濬墩設橋。以防衝突。川之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以控中流。分內寨戍兵爲兩班。番直鎮夷東西要害。更於龍王師坡二寨之中。

皇明世宗憲皇帝 卷五十一
加敵臺三座。設卒戍之。一薊州邊鎮。宜於五里剡車嶺井連口。募田谷等地。各設墩臺。惡谷紅土谷。香爐石等地。各斬崖塹。若居庸關外諸口。在宣府。視爲內地。在居庸則爲邊藩。是以彼此推調。今宜以本關東路諸口。令居庸諸將領分脩。遇警互相策援。一居庸東中北三路諸隘。正城女牆墩臺舖舍。亟宜修創。請發

帑銀及馬價給之。一潮河川提調。各位稍輕。宜加爲守備。選所轄諸營卒百人隸之。白馬關石塘嶺各提調官。亦選所轄諸軍卒三百人隸之。神堂并連

二口。選委能將。各募勁卒百五十人戍之。以固本川之守。又增副將於居庸關。領天壽山黃花鎮。以及鎮邊城一路官軍督練。及秋赴關阨險。以固居庸之守。改橫嶺把總爲守備。分以白羊戍卒百人。以備懷來之路。一古北口迤西。并居庸關等處步軍缺伍甚衆。令轄其要所。當急補額軍五千一百六十人。增置新軍二千三百九十五人。額軍糧有定籍。然今多應募。宜視新軍人給房舍衣鞋銀四兩。通計銀三萬三百二十兩。請以太僕寺馬價給之。其器械糧賞。趣令戶工二部督發。一京外衛所

官軍番戍黃花鎮者。每爲將領所苦。多逃避。宜勅撫臣嚴督領班官將體卹。又議紫荆倒馬龍泉等關。經略事宜。一諸關內地。當視緩急。設險爲守。如紫荆關之桑谷口等處。倒馬關之中窰峪等處。龍泉關之陡石嶺等處。宜脩創城垣。及故關之白灰溝等地。宜增設敵樓營舍。一紫荆倒馬二關。遠隔聲援。自廣昌而東十餘里。爲浮圖峪。二十餘里。爲插箭嶺。實二關之衝。宜移紫荆參將於浮圖峪。遇警則營石門。移倒馬參將於插箭嶺。遇警則營杜家庄。俾保定副總兵時駐紫荆。居中應援。其故關

龍泉近置參將。宜罷去之。分所部士馬於各邊城。以備內外之援。一紫荆倒馬二關常戍之兵。及保定河間班軍。介胃不備。宜每關量給鎧甲戎器。以壯軍容。且本關之守。西北爲急。而東南爲緩。宜撤東南之卒。以厚其防。一新改常屯白石之兵。舊皆茂山衛番。上京操之數。向因防秋。畱戍。例有行糧。自改常屯。遂罷其給。今宜令其分番戍守。自七月至十月。在關戍守。仍給行糧。餘月歸伍。罷給。一阜平縣之次溝材。南接龍泉。東連倒馬。中有銀鑛。愚民哨聚爲亂。宜創設次溝巡檢。不時稽察。議入悉

從之。總又言山海關古北口經略事宜。一薊鎮所轄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四路舊議修築工竣者計三千二百二十七丈有奇。新度要害當修者自山海關抵南海口計四百六十九丈有奇。宜設敵臺四墩臺四敵樓一營房十二約工費銀一千八百兩有奇。請下撫臣括諸臣司贖鍰以備修邊者給之。一薊邊隔千里應援不便。今請移建昌遊擊於山海關以石門等四寨官軍一千五百九人隸之。以備調援。一三屯燕河太平馬蘭四營共缺軍五百七十七人請給

帑銀募足。馬匹缺額過半。請撥寄養馬匹補充。一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為最。各關要害以密雲之迤西諸口為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黃崖太平之榆林嶺擦崖子皆所急也。宜飭撫鎮督諸將領分各營士馬兼側近按伏之兵迭為戰守。又諸路提調舊無部兵請選各營尖兒手三百人屬之。以備守援。其分地稍近者併省之。墩軍砲軍當合力為守。兵部覆建昌營屯住已久。一旦移置恐拂人心。石門諸寨兵亦不宜分。莫若增置能將一員於山海關募軍三千屯住聽薊遼撫臣調度以援燕

河更遣舍餘及山海衛正軍共五百人屬守備。以固城池。所缺軍騎。發太僕寺馬價銀三萬五千八十兩。付之募軍。撥側近州邑寄馬匹如其軍數。其將領分守者。畫地堵遏。遊擊往來馳突。總兵官居中調度。各守信地。毋假按伏及邏家將。以冒行糧。至論併省提調之員。合墩軍砲軍之守。請下守臣議覆從之。

六月保定巡撫都御史商大節言。保定雖稱腹裏。實切邊藩。比各省以保定兵勇可用。相繼奏請。本兵乃議以防守漢達官兵。選爲四枝。一發宣府備

虜。一駐涿州以應居庸。一駐通州以應遼左。復選三百教射于遼陽。本鎮僅餘一枝。遇警將何所恃。臣以宣府接境。調援爲宜。居庸密邇。有急可赴。若遼東則相去頗遠。雖援無及矣。莫若撤通涿二州。及遼東教射之士。歸之本鎮。兵部議覆。今日虜患薊州急。保定緩。故議者擬調保定兵駐通涿爲東方聲援。今遼左旣增兵將教射之卒。度已掣還。其通戍兵預宜選練。俟秋議請徵調。毋或二三以重觀望。

上從部議。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六
七月巡關御史姚一元言。薊鎮軍額十減四五。皆因撫賞三衛貢夷。科索爲累。往者入貢有時。撫賞止喜峰口一路。所與不過米鹽。今所在有不時之擾。益以牛羊筵幣。歲用銀萬四千兩有奇。關將無所措。則取之軍。軍貧不勝求。輒亡去。戶部之帑銀。旣不可擅支。巡撫之錢糧。又無從措處。失今不爲之所。恐左輔邊事日益非矣。臣按山海關先年開放馬匹。每歲抽稅金數千。供薊遼軍費。乃自昨年罷革。人情頗稱不便。夫遼素產馬。兼之馬市所易。類貨之

中國若復馬市之舊。取其稅以給撫賞。不足或量發帑銀。及扣薊鎮糧銀以繼之。且與諸夷定爲約束。其貢不以時入。非其地者。靳勿納。兵部覆言。國初屬夷歲再貢。撫賞僅三四百金。皆取給景忠山香課。今歲費無慮數十倍前項。香課未審有無存費。宜下撫按官勾較。并會計山海關馬稅。興革利便。仍嚴禁邊將朘削軍士者。近來三衛諸夷沿邊乞討。乘隙殺掠。甚且陽順陰逆。勾引北虜。皆繇諸關撫賞大槩威防不立。而典邊者又藉口于掩捕誘襲之禁。彼此顧忌。先後因仍。是啓戎心。漸釀內患。乞

皇明世宗 卷五十一
行邊鎮申諭入貢諸夷今後務恪遵貢期祇在一
關聽撫如仍前不奉約束許邊臣閉關以絕之
詔從其議

三十年正月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脩邊咸
寧侯仇鸞言軍士疲憊不宜借役請已之

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不許調用第令本鎮量爲
修築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各鎮脩邊往往告成
乃卒無一處可濟其各練兵蓄銳用圖實效已而
兵部左侍郎史道言往歲虜薄郊圻祇緣薊州邊
關失守今不乘時修築使虜復得馳騁深入震驚

內地誰任其咎夫邊關限夷虜亦不爲無功第忽
於脩者之苟完而怠於守者之失職故往往不得
其濟若以爲無益而遂舍之此何異因噎而費食
也臣竊謂班軍誠不可調而借役各府原派人夫
似亦一時濟變之計

上乃令總督都御史何棟等相度關隘亟爲修築

二月先是咸寧侯仇鸞言泰寧福餘二衛夷人畏
虜徙避夾牆宜撫回原衛住牧如果寡弱不能自
立憚歸故土亦當計處安插并經略所遺原衛地
方毋令北虜侵據有

旨今總督侍郎何棟會遼東撫鎮官從長計處以聞。至是棟等議報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夷人國初各有分地。朶顏出山海關以西。古北口以東。薊州邊外住牧。泰寧在廣寧境外。福餘在開原境外。遼河左右住牧。數年前北虜小王子打來孫一部。侵駐三岔河。泰寧夷人屢與讎殺。間避入夾牆。今已久復故地。三衛頭目都督等官。每歲自喜峰口入貢如常。初未告急。其遼東屬夷告虜患者。多係二衛部落。夷性隨水。艸遷徙無常。非可安插。第節年遭虜屠掠。終不外附。宜加撫處。令其摠誠圖報。禦虜有功者。計奏請陞賞。如朶顏例。則遠人安而邊方有賴矣。得

旨各夷既漸復故地。仍再撫處。令其禦虜報效有功。奏請陞賞。

三十一年二月總督薊遼都御史何棟議。分薊鎮爲八區。區各一叅將領之。因上所轄領及關塞營堡主客兵馬之數。兵部覆如議。其第一區山海關。控扼海泊倭番。驗詰高麗女直諸夷入貢。特爲重地。舊有軍三千。一遊擊領之。後移石門寨。今宜復設以策應燕河。及聽遼薊調用。各區主兵不足。則

取之兩關御史所關各衛軍。客兵不足。則總督臨取之防秋士馬。

詔悉從之。

五月兵部尚書許論言薊鎮外鄰大虜。內護京師陵寢。其形勢與他鎮異。然而他鎮皆設有重關。如大同之三邊。陝西之固原邊。宣府之長安嶺。延綏之夾牆。皆據重險而

都城根本之地。獨無虜一入邊。卽闖其門戶。漫無限隔。臣早夜思之。惟渤海所之南。山陵之北。與蘇家口實爲阨塞之所。自此直抵張家灣。凡一百一十

里。內張家灣至通州北塞籬村四十里有白河水。深沒馬。可據爲守。惟塞籬村至蘇家口七十里。地形平漫。最爲虜衝。若密築敵臺。界之以牆。各設兵守之。令提督官率所部邊兵。與京兵分管其地。庶幾可以夾制。卽虜潰邊而入。必不至如往年直薄都城也。疏入。

上命廷臣集議。又命撫按官相其地之所宜。僉議皆同。

詔允行之。

三十七年六月總督薊遼侍郎王忬奏遼東三面

直虜。惟西南隅山海一關通道。

京師卽今歲比大稜。斗米至價銀八錢。民飢歿者十八九。議賑議蠲。別無良策。臣謹按山東遼東舊爲一省。近雖隔絕海道。然金州登萊南北兩岸間。漁販往來。動以千艘。官吏不能盡詰。莫若因其勢而導之。明開海禁。使山東之粟。可以方舟而下。此亦救荒一奇也。又言宣大遼東俱係

京師支輔。乞照例空運通倉米給軍。

上皆從之。旣而給事中許從龍因請就海道以行。空運或將天津倉糧。從黑洋河一帶。抵昌黎登岸。達

山海關。或將登萊等處起運錢糧。量發近海民船。從沙門島一帶。抵金州遼陽。此可省陸輓之勞。官民兩便。下戶部議行。彼處海道官核實計處。以聞。

乙巳更

命遼東苑馬寺卿住劄金州。給放各島商船。不得抽稅。從都御史王忬及御史周斯盛疏通海禁議也。楊博言薊鎮以守城爲主。用步宜多。用馬宜少。其宣大入衛遊兵三營。每營止用馬兵五百。以備追逐。其餘二千五百。盡用步兵。請

勅各守巡官。精選驍健。每營務三千。如法操演。聽候徵調。多餘馬匹。暫收別營。候軍還。仍歸原伍。從之。楊博言。薊遼二鎮。唇齒相依。每秋彼此警報。緩急互異。今宜令遼東總兵官楊照。於七月以後。統領勁兵。移駐前屯一帶。一遇石門燕河二區有警。徑自入城應援。至於灤西黃花一帶。極當虜衝。昌平居庸。所係尤重。仍當嚴行宣府總兵官李賢。亦於秋期移駐懷隆。整兵待援。如遇灤西有警。馳入居庸。會合薊兵。併力勦截。疏入報可。

四十年八月

上命大學士嚴嵩等曰。自博入。朕每慮邊務。今秋恐有擾者。其語博早定策以遏之。於是兵部尚書楊博上守禦機宜。略曰。今之九邊。大率以薊鎮爲重。蓋腹心旣安。四肢自無可虞。今虜止是永邵保元。慎擺腰三部兵寇大同鎮川堡。而其酋俺答黃台吉把都兒及土蠻等。潛形不露。竊恐其謀窺薊鎮。伏承

宸慮。臣謹以六事獻。一請

勅邊臣。逐大同之寇。堅壁清野。以固其守。設伏出奇。以挫其鋒。分精兵以搗其巢。簡惡少以邀其馬。使

賊不得近薊鎮。一禦賊必先獨石哨探。所謂薊鎮得情。獨石得其形也。宜令宣大邊臣偵實馳報。預備之於黃花古北等處。一薊鎮各區兵備官。一切兵糧事宜。悉聽其區處督撫官。不得搖制。仍定擬賞罰以勵人心。一昌平居庸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延慶永寧四海冶。相爲唇齒。宣大總督每當秋近移駐懷來。正爲南山之備。但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策應。但使虜馬不得入關。卽爲首功。一薊鎮主客兵糧。屢稱缺乏。宜卽時給發。一燕河冷口一帶。逼近遼東。督撫官隔遠調度不

入。及宜責之遼東兵將。聞警星夜赴援。不必候調疏。上以所奏事宜。悉允施行。

九月郎中許汝驥自薊鎮閱兵還

上言薊鎮西以居庸爲內戶。而宣府其外門也。恃懷來四海冶以爲之蔽。東以山海爲內戶。而遼東其外門也。恃前屯寧遠以爲之蔽。今屯戍一空。止恃叛服不常之屬夷。而欲以控制強虜。其可得乎。臣竊考薊鎮之軍有三繼。補之軍以丁繼。丁多脫籍。而鮮實。召補之軍以人代役。率散渙而易離。新募

之軍設法充數。多驕惰而難用。軍之名目日衆。奸弊日滋。此所以愈補而愈不充也。先是郎中唐順之徐善慶僉謂選將練兵。可以禦虜。其說既施行矣。而成效未睹。其弊蓋有六焉。將官私役賣閒弊一。精卒健馬多選爲大將親軍。獨遺老弱守邊弊二。科歛無術。弊三。廢閒將官冗食皆取之軍。弊四。屬夷挾賞無厭。弊五。給餉不時。弊六。此所以屢練而不精也。因敷述補練便宜以上兵部乃列其所奏爲十四事。酌議覆行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十六終

皇明世法錄卷五十七

史官三 陳仁錫 評纂

薊門

昌平州

昌平在禹貢爲冀州之域。周禮職方屬幽州。春秋戰國爲燕地。秦屬上谷郡。漢置軍都縣。屬上谷。王莽改爲長昌。東漢復舊名。屬廣陽郡。晉屬燕國。元魏徙軍都縣于東北二十里。卽縣郭。置東燕州。及昌平郡。昌平縣。後郡廢而縣存。屬幽州。後周州縣俱廢。仍置昌平郡。隋開皇初。郡廢。屬涿郡。唐大曆

皇明世法金 卷五十一
十年改爲望縣。五代唐同光二年爲燕平縣。延昌元年徙治曹村。再徙於白浮圖城。石晉復昌平舊名。後割地賂遼。而縣亦隨之。金得地以賂宋。宋宣和五年爲燕山府屬縣。七年復入金。及元屬大都路。

國朝洪武元年八月改屬北平府。永樂元年遷都北京。隸順天府。十年。

上下地建陵於縣東北照壁山之後。調

長 獻 景三衛於中東西三山口。及東西二營地方暫駐以衛。

皇陵景泰元年擇縣東八里築城徙衛於內。名曰永安。三年三月縣亦隨衛東徙城之西南隅。卽今治也。嗣後續添

裕 茂 泰 康 永五衛守護。廼於城南接城。繚以垣墻。建以舖舍。遠邇居民咸謂之新城。聯衛於中。尋亦因舊爲新。甃以磚石。屹與舊城並峙。正德元年尚書三山林公瀚建議。謂此根本重地。宜升爲州。領懷柔密雲順義三縣。會逆瑾擅權。媒賂不遂。復降爲縣。八年縣丞張懷援林尚書例。復請爲州。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一
詔許之。治仍前。

林瀚改州爲縣疏畧

天壽山在順天府昌平縣地方。

列聖陵寢皆奉安于此。每年清明中元冬至三次。

欽遣文武官員陪祀。及遇

帝后忌辰歲暮正旦并遣駙馬致祭。往來皆經昌平

縣宿歇。雖稱自備夫馬飲食亦未免勞擾。該縣接

應艱難。况縣小民貧。今又漸增。陵戶數多。實難

供應。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昌平縣改作一

州。仍以密雲順義懷柔三縣隸於本州。助其力役

凡有科派差徭及養馬之類悉皆優免

昌平山川

天壽山 在州城東北一十八里東山口之內俗呼

東榨子。

成祖卜陵時幸此祝壽故名。其山不甚大。一登山上。

遠近在目中。水繞山麓清奇可愛。嘉靖十五年。

世宗幸陵偶經此山。覽其勝槩。在此山頂起建圓閣。

筆架山 在州城二十里。三峰並起。迥出諸峯上。

乃

成祖文皇帝玄宮在焉

鳳凰山 在州城南四里至紅門十里兩山相峙其形如鳳翥然。

鱗山 在州城東北數里其形綿亘舒長如鱗之伏居紅門之左。

虎峪山 在州城西北數里其形巍聳雄壯有虎踞之勢居紅門右。

照壁山 在州城西北十五里許為

陵園南屏

影山 在東山口東南東山一帶全得此山為之障護。

小金山 在西山口內日午人過山下光射人衣如黃金之色。

已上諸山皆

禁山也北至黃花鎮南至鳳凰山西至居庸關東至蘇家口乃其四界州城東門外東北小山上立有石碣禁人樵採。

百泉 在州治西南四里許周匝平地湧泉其中有三大泉濶徑丈餘其名原泉者清深徹底其名黃泉者流沙渾慢其名響泉者夜聲似聞又道傍一小泉流細而清飲之而甘諸水皆不及往者來

者輒飲稱佳嘗聞父老傳言

成祖文皇帝卜陵時偶渴

命內使取山中水飲之皆作脹獨取泉水以

御器盛三四盞進

文皇稱而美之

九龍池 在州城西北十五里紅門內之西翠屏

山下泉出九穴穴鑿石爲龍吻水從吻噴出潄而

爲池繚以短墻蓋備

臨幸處也嘉靖十五年

世宗駕至

山陵幸此覽其勝槩遂於池上構以亭臺建以門樓

琉璃甃治金碧輝映山石壁立陡峻青楊戟列踈

長地極清幽夙如仙境

白浮堰 在州治東南十五里起白浮村至青龍

橋延袤五十餘里元郭守敬所築以障雙塔神山

諸水使繇東南流入潞河以便天下漕運今廢

列聖陵寢

成祖文皇帝陵曰長陵 去州城二十里在龍鳳

門正北十二里居中憶當初建之時財力充富殿

宇樓城規模廣大山下明堂可容數百萬馬群峰

旋繞諸山羅列皆似朝拱焉其地名山塲乃康家
庄也

仁宗昭皇帝陵曰 獻陵 去州城二十里在
長陵之右

宣宗章皇帝陵曰 景陵 去州城二十里在
長陵之左

英宗睿皇帝陵曰 裕陵 去州城二十五里在
獻陵少西

憲宗純皇帝陵曰 茂陵 去州城二十七里在
裕陵西北

孝宗敬皇帝陵曰 泰陵 去州城二十七里在

茂陵少西

武宗毅皇帝陵曰 康陵 去州城三十五里在

泰陵正西

世宗肅皇帝陵曰 永陵 去州城一十八里在

長陵東南重門嚴邃殿宇洪深樓城巍峩松檜蒼
翠宛然仙宮其規制一准於 長陵而偉麗精巧

過之以

神宗顯皇帝陵曰 定陵

光宗貞皇帝陵曰 慶陵

熹宗 皇帝陵曰 陵。

悼陵 去州城十五里。在小紅門之內。原

孝潔皇后葬此。今遷 永陵合葬。

賢妃二井 陵園東山下一井。 陵園西山下一

井。

萬妃墳 在西井之南。嘗事 憲廟者也。

初設內守備太監一員。專一提督各 陵內外官

員守護 陵寢山塲。

八陵又各設掌印太監。僉書管理司香

皇陵形勝

成祖文皇帝封其山曰 壽山。前有鳳凰山如朱雀。後有黃花鎮如玄武。左

天壽山。前有鳳凰山如朱雀。後有黃花鎮如玄武。左

嶙山即青龍。右虎峪即白虎。且東西山口兩大水。

會流於朝宗河。環抱如玉帶。三十餘里。寔惟天造

地設之區。又自其遠而觀之。山雖起自崑崙。然而

太行華嶽連亘數千里。於西。山海以達醫閭。逶迤

千里。於東。唯此

天壽山。本同一脉。迺奠居至北正中之處。環如前椅。

券如崇城。包羅萬象。統會群山。在

京師有以建四方之極。在

天壽山有以位京師之上。此固第一大形勝。爲天下之

主山也。我

皇陵鼎建於此。以崑崙爲源。以太行醫閭爲翼。以滄溟爲岸。則王氣所鍾。可永保山。而

國祚于億載。而鎮壓沙漠于萬年矣。

嘉靖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勅曰。朕荷

天命。續承大寶。始則禮講失序。是以爭

廟尚定於數年。昨朕諮少保秩宗。言欲講謁陵之禮。以待

廟祀之後。今將有事於

天壽山。可不先謁

陵而遽自圖哉。乃復議以大臣謂可。此舉朕擇良辰奉

皇太后恭謁

七陵。道經沙河駐蹕。何居民不續農事。不觀

祖宗陵園重地。切朕憂懷。爾昌平司牧耆老。生徒旣至。已迎朝。茲回。又來辭朕。今特降勅諭。用示卹典

本州今年糧稅免三分之一。凡七十已上者。各官給布二疋。米一石。肉五斤。九十者倍之。生徒每給燈油八十斤。爾知州等官。宜愛養百姓。盡心撫恤。勿妄加科索。以奉承人意。勿肆行暴虐。以致害民心。百姓每亦要孝親弟長。爲善立身。如是官有廉能之譽。民無嗟怨之聲。庶稱朕意。以奠山陵於百世。顧不美歟。欽哉。故諭。

隆慶二年二月二十日 內閣傳奏

聖諭朕躬謁我

祖考陵寢。始知邊鎮去京師切近如此。茲薊州總督

官來朝。不知他說近日虜情何如。今邊事久壞。無人爲朕着實整理。只逞辭說。弄虛文。將來豈不誤事。卿等可將朕意。傳諭宣薊二鎮酌官。都着他每知儆。欽此。

一司禮監傳奉

聖旨。朕詣

天壽山金山。行春祭禮。內外隨行官員人等。不許沿途生事。擾害百姓。違者着廠衛訪拿。巡按御史指名叅治。都察院知道。欽此。

一司禮監太監滕等傳奉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七
聖旨。朕茲躬奉春祀式弘

先德以惠民生。經過地方。本年分田糧。着量與蠲免。戶部知道。欽此。

護衛 陵寢

陵寢之建。必僉京衛一衛官軍隨之。設於州城。所以嚴防守。重宿衛也。奈二百年來。承平日久。設衛之意。因循廢弛。八衛軍士。不下數千百名。俱在各內外衙門私自占役。軍士輸錢而討閑。

國家費糧而無軍。其弊極矣。嘉靖二十九年。醜虜內犯。直抵東山口。

陵衛之衆。無一執挺之人以禦之。乃藉京營撥三大枝人馬來防守紅門東西兩山口。叅將陳燦把守東山口。奈以三千兵馬在口失律。人馬損傷大半。賊入東山口。直至太監所居上厰。盡被搶擄。仰賴列聖威靈。

天祐神扶。賊廼畏懼。不敢深入。卽于東山口遁去。迨事平。都撫會同按院建議題。准。盡將八衛軍士抽出立永安營四千名。總兵領之。鞏華營三千名。分守領之。後又添招募三千名。游擊領之。無事。在州城小南門外教場操演。有警。卽撥各隘口把截。

專一防護

皇陵是不必外有所取。一旦而有萬軍之足。且省京營人馬出守。又存老家軍士。每一

陵撥派五十名打掃。

香殿。及紅門把守。東西山口松園三處巡邏。并守城門軍。俱有額派之數。其一洗百年之宿弊也哉。

創建

鞏華城。嘉靖十九年建造。奉

旨坐派八府錢糧均分。一面各差府佐官監造。如有損壞。仍着落該府修補。其城門城樓券城角樓橋

坐牌坊俱。奏討內官監官匠製造。南北徑二里。

東西徑二里。牆高二丈五尺。週圍若干丈尺。堦口

三千六百二箇。內外磚包堅固高厚。門四。南曰鞏

華四券門。如。午門之制。以奉

聖駕。北曰展思。東曰威漠。西曰鎮虜。錫此嘉名。皆繇

世宗聖心裁定。城之內。行宮一所。分守衙門一所。

奠靖所一所。營房五百間。餘皆閒曠之地。

昌平戶部分司題名記

莆田林文俊

國家定鼎祈津。以控扼西北二虜。每要害之處。必設關堡屯兵庀糧。用備不虞。故延慶衛昌平州白

皇明世宗 卷五十一
洋堡黃花鎮榆河驛五處各有倉廩貯乃粟芻之類以給軍餉而主以庾吏戶部歲遣主事或員外郎一人監其出納故事受委者得居京師間一往來巡視而已正德丙子御史屠君直卿建議以爲非便宜令部使開署昌平歲周代歸則人有定志且巡歷易周而弊可漸省戶部是其議。

武備

永安四千營鞏華三千營招募三千營近添標兵三千營兵馬在此操演自州小南門外至雙線鋪止并一帶鄉村鞏華營官軍巡管自州西門外直

抵居庸關南口并白羊一帶鄉村永安營官軍巡管自州東門外至順義懷柔二路并一帶鄉村招募營官軍巡管。

遊兵

嘉靖三十七年冬憲副楊公招募軍民三千名立爲遊兵一營以遊擊一員統領之。

標兵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北虜犯墻子嶺兵部會議添設昌平總兵下標兵三千員名就於永安營摘撥軍二千名召募家丁三百名新軍四百名蔚州等

州縣清解軍三百名共三千名立為一營以遊擊領之。

鞏華營

鞏華建設出自

世宗聖心工完之日

上錫以美名乃重其地以都督府職為守備官復改副總兵官俱都指揮復改分守官以指揮推補今改設遊擊領兵三千遇開操日赴長安城演武教場操備以聽調遣防守

薊門考

北地米萬春編輯

東西二虜總論

太祖提三尺劍除兇雪耻腥羶既掃華夏再清妥懽走斃於窮荒愛猷遠竄於絕域繼我

成祖躬勤六飛威伸三駕繇是魯台送款漠南空庭迨後威遠肆侮而姚信亡虞嶺乏籌而張俊殞虜遂勃然耳既而打來孫安灘罕爭相雄長權傾執軋而東西分焉虜之號東曰察罕兒而土蠻王文黑石炭等部是也別有酋首魁猛哥虎喇哈赤黑哮囉王貽等雖號東虜非其類也虜之號西曰莽

貫兒而俺答吉囊把都兒黃台吉等部是也。他若兀慎擺腰永邵卜都喇兒狼台吉賓兔火落赤等又西虜中之勁賊也。大抵東爲遼薊患，西爲薊宣山陝患，使我攔然登陴，不得息肩者，亦唯此二虜故也。亡何而天奪其魄，那吉乞降，俺酋求貢，遂假以名王之稱，歸以金繒之貨，雖能圖安目下，而腹心之疾益深。今自俺酋斃而黃酋繼，黃酋死而捨酋嗣，又且三世矣。捨力克之嗣封甫定，而火落赤已跳梁於洮河矣。張家口之貢市報完，而哈不愼陰助逆於長昂矣。近者五路台吉復挾賞於上谷。

而諸夷觀效，視昔益恣。是在當事者亟圖之爾。

東虜考

東虜酋，首土蠻，係殘元遺孽。小王子之苗裔也。其父打來孫，同弟阿牙台、皮卜，以麻等存日。原在宣鎮正北大漠，地名客列木母一帶住牧。嘉靖三十年間，因與安灘有隙，打來孫懼爲所併，舉部東移，仍與安灘互相偷馬讐殺。後於三十六年春，收服三衛夷人爲彼鄉導，始犯薊鎮冷口地方。繇是分爲東西二虜矣。本夷素稱察罕兒，邇來住巢離邊，漸近爲薊遼患。

西虜考

西虜巨酋安灘所部本瓦喇之遺種自馬哈木傳子脫歡至也先中間相繼稱雄者孛來把禿猛可伯彥猛可各在虜中上下吞殘俱不得其死嘉靖初年以吉囊俺答東西竝時擄掠延寧甘固宣大山西悉遭其患俺答者卽革革哈安灘也西邊稱爲俺答宣大稱爲安灘諸夷中又號爲安灘罕罕之一字番語極尊之號也此酋最爲黠悍素善用兵逆類日繁子孫分統部落通號爲莽貫兒或云自弘治中以來相傳繼伯彥猛可之爲酋者實小

王子次子阿着卜亥卽反顏罕也。

三衛屬夷總論

國初建重鎮於漠南曰大寧鎮以親藩戍以重兵開屯田置郵傳西聯宣大東達三韓居然一奧區也厥後兀良哈從征有功。

文廟嘉其績秩以都督寵以三衛於是徙鎮人於薊南而畀其地且樹彼爲外藩云茲固

聖天子權宜微意初未嘗不善也旣而生齒日益繁奸謀日益滋而陽順陰逆日益不馴矣蓋其始也以大寧抵宣府隸之朶顏自錦義至廣寧隸之泰

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隸之福餘。三衛並峙。幾三千里。居則偵探。警則捍禦。以夷攻夷。中國所利。詎非我

祖宗懷遠安邊之至計乎。及其末也。泰寧福餘常與東虜合。而朶顏常與西虜合。弱則乞賞。強則要挾。少則鼠竊狗偷。衆則稱兵人犯。或聯姻於西虜。而藉其執。或嚮導於東虜。而假其聲。大抵三衛而朶顏爲獨盛。若花當革蘭台影克長昂。非完者帖木兒之苗裔乎。而董忽力長禿哈哈赤伯顏帖忽思等。亦其伎也。使我薊邊疲於奔命。此賊寔爲之耳。

視泰寧之只兒挨。福餘之孛來罕等。疆弱已大有徑庭。乃今昂酋益肆。時出跳梁。邇年以來。一逞於青山口。再逞於花場峪。比者大毛山黃土嶺。又屢逞而無忌矣。彼所恃者。伯魂大佐之於內。哈不慎援之於外。若長禿杜隆挨台毛困諸夷。半係族類。順逆相雜。動息必聞。知我牽制多端。不易遠勦。是以作賊未已。而增賞繼之。增賞甫爾。而作賊復繼之。豺狼之心。終不可厭。溪壑之欲。豈易盈耶。善乎。尹畊氏之言曰。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

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竟使血脉壅滯。肩背俱攣。失時不舉。殆成往事之恨耳。

口外東西虜賊聚兵地名及向犯各邊總括道路

一捨喇母吝。卽捨喇母林。番云黃河也。在大寧城之北。離薊邊約有一千二三百里。水勢不大。其河不寬。東虜聚兵。常繇於此。以犯遼東廣寧地方。

一大亞兒薊哈喇。番云卽雙塔也。在寧遠之北。東虜於此聚兵。常犯寧前等處地方。

一大寧城。番云可苛河套在薊鎮之北。離邊約四百五六十里。正南與燕河青山口相對。大寧東南有熬母林河。流入遼東大凌河。北有老花母林。番云卽大河也。自青山西北流來。遶過大寧城南。往東北。與捨喇母林合。共入遼東三岔河矣。如報前二母林聚兵。皆是大寧前後左右耳。虜酋聚兵。多趨水草。所以常在夾河兩畔。便於牧馬也。大寧城稍偏。向東南行二日。可至大鱗場。番云以克馬喇大毛山并義院口邊外。正北約僅二百里。爲東虜犯石臺燕三路之總括也。但先年虜聚大鱗場。犯前屯者多。因路逕平坦。犯薊鎮者少。因地勢回險。

近年以來。前屯一帶。地方蕭條。無所擄掠。故賊至大鱗塲。多犯薊鎮。少犯前屯矣。但偏在東南一隅。在西仍有逃軍兔。并都山東頭湯兔亦路通大寧。青城。南可徑犯桃林冷口者。必候哨的賊行苗頭。果到鱗塲無疑。方與太平寨路相背矣。東虜聚犯東路。惟潘家口路向爲背。

成祖取太寧由劉家口出塞。回繇喜峰口入關。則境外道路迂捷可見。若西虜欲犯東路。必繇外圍山後徑自大寧青城。不過灤河。若犯冷口迤西太平全路。及潘家口。繇地名一遜。以馬兔大興州捨八

兔外圍山前上路東來。亦可不過灤河矣。若犯松棚馬蘭曹牆等處。方在邊外過灤河也。東虜若犯松棚馬蘭曹牆。亦在外圍山後興州繇捨八兔南來。亦繇二修道窄道兒。方是入犯之路。

一大鱗塲至三路。各提調地名邊下馬行急走。止一日路程。緩行一日餘。一鱗塲之南。有橫嶺。番云兀攔打八嶺上。有人伏哨。可以瞭鱗塲虜營真形。賊行漫散。若止鱗塲寬廣之地。必有一地結待齊。而後向犯各邊哨。役若肯深出至此。見形疾報。一日可得真情。則若二三日抵邊。我得信於數日之

前蚤宜調援緩急集兵待寇不患不成堵截之功也。大鱸塲東南則犯遼鎮前屯衛薊鎮一片石大毛山等口。一日餘路向南過兀攔打八則犯義院界嶺口青山口亦一日餘路。大鱸塲之南有橫山長約六七十里兀攔打八係此山西頭城亦著力伏哨虜賊動向必知。大鱸塲向東南行過一小嶺卽地名毛挨兔犯遼東前屯衛中前所西犯薊鎮山海一片石等處委一日餘路。若繇鱸塲南山西頭過兀攔打八南犯義院界嶺青山亦一日餘路。兀攔大川西河通桃林冷口

僅二日路再若賊至義院中途龍王廟往東南通犯大毛山城子谷一帶路小。

一自大寧城向西行不至大鱸塲則知燕石臺頭三路地方無虞矣。大寧城至青城番云哈喇河套二日路程。青山至會州番云是種汗河套二日路程。會州離大喜峰口一日餘路。繇此必犯太平寨路東西地方若從團亭寨口外繇淺水處過灤河直犯龍井兒喜峰口乃屬夷進

貢之地况東西邊險冲處不多若虜造謀屬夷貪進貢之惠必有所陰阻也。先年賊繇喜峰口邊外徑犯

潘家口其情可知矣。故喜峰口常得虜情的音。大寧城稍偏。向西南至青城七十里。青城稍偏。西南至會州一百二十里。會州西南至喜峰口二十里。若東西二虜果至青城會州。必犯喜峰。潘家二口。并榆董一帶地方。境外大川寬漫。一灤河。番云商都。此河爲薊鎮東西界裏外亦然。東虜若繇冷口外都山後過灤西。其太平寨路迤東一帶兵馬。急宜調移西鎮。西虜若繇上路小興州過灤河。其松棚谷路迤西一帶兵馬。急宜調移東顧。東虜過灤西。若繇捨俚卜化向把汗土門行。則知犯牆子嶺馬蘭谷松棚谷三路地方無疑矣。若從上路繇朱兒打八後向一遜以馬兔行。則必犯古北路矣。東西虜過灤河之處。惟該青成喜峰口龍井兒二處。通夜可以順河深處出遠哨。此處哨明。我得以備兵禦寇。不墮無所不備。無所不寘之弊也。

灤河夷名曰商都。源頭遠在西北虜地。夷人通夜。惟見自種汗根兒向東南流來。兩岍產柳條。夷人取爲箭桿。其河寬不滿丈餘。流至近邊。與流河白河暴河清河合。正兒河之水交會。其勢始大。繇團

亭遷安永平。達於海。此裏外界也。若果東虜繇都山後西行。是繇下路。兀魯班南頭過灤河。則知必犯松馬曹牆一帶無疑。俱該責成喜峰龍井哨報。但都山在冷口邊外。正北不及百里。東虜犯西。則必不肯在近邊東西徑行。自取露泄。且東有青城北山川口。西有大興州捨八兔川口。俱東西虜行大路。若東虜從上路討軍兔兀魯班北頭西行。必犯松馬曹牆。亦當責成喜峰龍井洪山哨報。若東西二虜。繇大興州捨八兔南下。過灤河。此是入斗里庫二條道。并窄道兒之路。首當責曹牆馬松哨。

報。若二虜繇大興州捨八兔徑往東行。是犯喜峰迤東地方。亦當責成喜峰龍井順河哨報。境外地方阿多個。可以見賊往來。當責松棚尖哨傳砲。

一斗里庫離牆子嶺馬蘭谷松棚谷所屬各邊下將三百里。此地名乃東西虜犯三路之總括也。東虜過灤河南西南。繇地名捨狸卜化行。一日餘路。可至地名把汗土門。西虜若自插汗根兒。繇上路從好孫吳會至小興州。繇把素太。亦可到把汗土門。此把汗土門乃番語也。在斗里庫之北。此地寬廠虜營至此。必有一聚結。斗里庫北界有人暗哨。

可以見虜衆真形

斗里庫雖爲三路總括惟與二條道相近約三四里許南北至窄道兒約三十餘里隔大嶺一道若一東虜繇上道向西南來過灤河捨俚卜化把汗土門南通斗里庫二條道窄道兒犯牆子馬蘭及松棚一帶若西虜繇一遜大興州捨八兔卜苛川亦至把汗土門西南通窄道兒南通二條道所犯與前相同正西北黑谷關一帶此窄道兒離黑谷關實約三十餘里土門約七八里卜苛川約一百餘里俱當就近責成哨探委見真形

一自斗里庫北界往東南行約百餘里至窄道兒再行約八十里至三岔口向西行約百餘里可至牆子嶺邊下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東西虜入磨石谷是繇此路也三岔口向南可通將軍營黃崖口二提調地方約七八十里將軍營路徑窄狹溪澗崎嶇似乎難容大舉三岔口向東南山約百餘里則犯馬蘭谷大安口松棚谷路羅文谷等邊三十四年三月十四日東虜入寬佃谷是繇此路也細查窄道兒之北就是斗里庫南界走一日路程方出斗里庫北界纔是把汗兒土門四

十二年秋虜犯牆子嶺時各處哨夜只在斗里庫南界瞭望不肯深出斗里庫北界伏哨比時東虜與夾道屬夷先至把汗土門聚候西虜三日而各邊哨役尚莫知之是以大有所誤固稽考遠哨之法誠不可不嚴也又查黑谷關有徑路離把汗土門止百餘里雖不通大舉但黑谷關夜不收哨把汗土門一日可到古北路哨探東西虜行要地有二處焉東虜從以遜至大興州番云哈喇河套繇把素太向西南行僅二日路程可至古北口全路地方及曹家寨土牆等處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東虜入黃榆溝一次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東虜犯土牆者回一次皆繇此路也西虜若至插汗根兒直向東行是犯薊鎮起高上路由好孫至吳會二日路程吳會至小興州百餘里自小興州繇十八盤至古北全路地方約七八十里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西虜入黃榆門是繇此路也古北境外直通舊興和開平等衛開平東西舊置馬驛八東則有涼亭沈河賽峰黃崖口驛接大寧涼亭金章宗誕生地也西則有環州威虜明安顯寧四驛接獨石昔遼東通大寧大寧繇開平開平通獨石

獨石去大同。乃中華通衢大路也。自我

成祖靖難之後。因兀良哈部衆。曾効死力。遂寵以重職。設朶顏等三衛。賜之大寧興開地方住牧。歲許進

貢。以爲

中國藩籬。古北乃殘元避暑出沒故道。此口境外。比之諸邊不同。道路廣濶。兵馬易行。且路近

京陵。而防守不可不慎也。北哨小興州。西哨滿套兒。實爲喫緊之地。

斗里庫西南行約三十餘里。卽是窄道兒。再南行

約四五十里。卽三岔口。西南犯牆子嶺極易。正南由斗子谷。犯將軍關。有私鹽嶺。路窄。東南犯黃崖馬蘭鮎魚石羅文谷一帶。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東虜入寬佃谷。委由此路。若四十二年秋。東西二虜。亦由斗里庫。日夕先至。二條路。摘發精騎。闖邊。二更時候。卽到磨石谷哨。夜反在其後。蓋因境外路近。傳砲無法所致也。境外賊行。總括把汗土門。并小苛川及窄道兒。俱與黑谷關甚近。誠當就近責成之。可以見虜賊動往真形。

古北口哨東西虜行要地有三。若東從一遜大興

州向南行二日可犯古北曹家。若西虜從西北插汗根兒商都。或正北繇一馬兔。俱在地方無碍。或包刀帶大川南行。繇孛合軍小興州亦犯曹家寨土牆一帶。若再西虜從插汗兒向東南行。繇石伯嶺卽木虎嶺東頭順潮河白塔川所犯與前相同。至於二十九年并三十三年二次犯遼之賊皆係西虜。原非東虜。

小興州。在古北口東北。遇警南山浩浩頂。可以伏哨。傳報離曹家寨不遠。

插汗根兒。番云卽白廟兒。在獨石東北。西虜若自太再行七八十里。至地名石伯嶺。行二日。至地名滿套兒。此滿套兒乃犯石塘嶺古北口曹家寨三路之總括也。切查自滿套兒向東南順潮河田地。名插汗河。至地名蘇哈喇約百餘里。蘇哈喇仍插汗塔。番云卽白地也。過山嶺兒二道。從窄林兒繇虎石哈東谷口。至地名卯丹冲。約一百餘里。卯丹冲向東南。直至古北潮河土牆一帶。約六七十里。約滿套兒離古北路邊下共將三百里。大抵此路。繇繇潮河曲灣。不如繇小興州廣易。固西虜先年

犯古北徑繇小興州行。雖然此滿套兒亦係三路該哨之地。

插汗根兒在獨石東北西虜自北南行卽至地名甘他素再南行至水可天克力卽元之官路房川西犯滴水崖邊馬市口作口墩并白河龍門所一帶正南犯渤海所慕田谷并開連口一帶虜若自插汗根兒往東過潮河犯古北口正南犯白馬關西南繇毛哈氣兒卽湯河上稍南犯河防口一帶滿套兒係屬夷伯彥打賴等佳牧之地。白馬關古北口哨夜常哨於此。

自卯丹冲向西從地名劄艸灣繇舊路至白馬關划車嶺等邊約七十里。自劄草灣向西南有險路至東西駝骨左二關止四十五里。大率自卯丹冲繇劄草灣犯白馬關東西駝骨左二關皆非寬廣路也。

一自滿套兒向南繇地名弩嗑兒至湯河。番云毛哈氣兒將百里。自湯河上稍向正南順白河可至石塘嶺約將二百里。此路山惡水深澗隔難行。誠爲天險虜絕不犯。自湯河下稍向西南行過白河繇安子嶺可犯大水谷河防口。約百餘里。大水谷

口外有卧牛石。崎嶇難行。河防口境外。繇沙嶺兒來過地名。聯雲站甚窄狹。馬不能成列。况近邊無多冲處。先年雖稱虜寇。河防口官兵堵回。不過是屬夷借把都兒之兵千餘騎。以張報讐之聲勢。欲挾厚賞之奸謀耳。寔非大舉擁衆賊也。此口似爲險隘。料犬羊用衆多。或不繇此行。防守雖不可不慮。是萬全計也。

西虜下木虎嶺。卽是滿套兒。向西南行。繇湯河上稍再繇清江嶺。東通石塘嶺關。雖有河石拌馬。先年夾道夷人。曾屢犯之。叅將魏祥被慘者。此也。今

薊邊修整嚴飭。始爲稍緩。至於河防口。雖云路窄。嘉靖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一夜西虜俱過分水嶺。次日七月初一日。天尚未明。虜賊塞滿河防口。山川緩可見。惟大水谷有大石拘馬。

一西虜若自插汗根兒南行。繇永寧四海冶邊外。可犯黃花鎮等處地方。若入宣府邊。深至懷來川一帶。則居庸迤西。至橫嶺鎮邊等處。須亦嚴備。此邊雖山厚無水。虜馬似爲難犯。但係京西重地。防守又不可不慎也。夫西賊若有窺犯薊鎮之舉。必繇宣府鎮獨石邊外。得以真見其形。近年有

皇明世法金 卷五十一
題准事例。該鎮失悞走報。與薊鎮失事同罪。所以
薊鎮賴此傳報。得以預防守。如獨石頻報西虜東
行。則知犯薊鎮無疑矣。

口外向犯總括節說

各邊尖夜。欲爭務遠哨之名。恒以境外道路三五
十里報百里者。百五十里報二三百里者。一口訛
傳。百耳亂聽。安在其不誤耶。又薊鎮各路哨探虜
情。但投各屬夷營內住聽。雖夷狄多趨水草。移徙
無常。而居巢有方。大率不遠也。

哨夜入營及坐門屬夷駐牧地方

一都督影克弟猛可。猛古得阿毛兔抹合赤董狐
狸兀魯思罕章兔此八人。皆故夷革蘭台二妻所
出之子也。猛可蚤亡。有男阿只孛來伯思戶。繼領
部衆抹合赤。三十八年犯薊鎮被殺。孟古得已故
妻伯彥主喇男韓不戶。近年傳報稍的。影克兄弟
八支。部落約有三千餘騎。在喜峰口境外東西地
名會州青城。逃軍兔及老花前後住牧。各歸順把
都兒辛愛部下二十年矣。常被北虜調爲鄉導。使
作前鋒。影克隆慶元年。導犯界嶺口。出義院口。被
我官軍用快鎗打傷。回巢卽死。今有伊男專難襲

職爲首太平路等邊呼爲長昂

一都指揮故夷伯彥帖忽思伯思哈兒伯彥孛羅
三人之子并見在弟把禿孛羅等叔侄四枝部落
約有一千餘騎在古北口東卜地名以遜以馬兔
一帶住牧因伯彥帖忽思妻名八個鎮伊女是辛
愛之妾今古北哨役入屬夷挨台必營是也禿孛
羅是北虜之壻諸衆以親俱歸順東西虜酋部下
此夷乃影克堂兄弟也皆爲逆虜常調之兵伯思
哈兒二子兀乃克討孫哱賴把禿孛羅主傍會等
四子

一都指揮伯彥打木部落約有七百餘騎在石塘
嶺境外地方滿套兒等處住牧伊妹名蘇不亥係
辛愛弟九妾也因親歸順本虜部下聯絡相接往
還不絕前數年石塘嶺路白馬關等處哨探虜情
多得的音皆出此夷之密報本夷得辛愛頭畜甚
多隆慶元年伊妹已故因辛愛索要牛馬不絕遂
爾背虜南向投於白馬關地名西駝骨境外復被
辛愛圍困收服今與辛愛各心其心矣

一都指揮炒蠻伊父哈哈赤廼花當妾出之兄弟
七人今哈哈赤等蚤故止遺弟一人虎頭罕哱囉

大炒蠻見有親兄弟小把都兒董灰等十人叔侄約有部落有千騎俱在境外大寧城前後住牧伊妹係東虜故酋首悲馬之妻先因結親往還因而歸順東虜部下已爲東虜部下聯居兵也近來馬頭罕之子名桃花喜峰口等處呼爲討窆此賊作惡尤勝於炒蠻。

一都指揮吉兒罕千戶孛來罕等兄弟五人部落約有一百餘騎在古北口境外地名因親依附故夷伯彥帖忽思部衆住牧故該路哨役常在本夷營內住探畧得虜中之音吉兒罕已故孛來罕尚

存

一都指揮兀可兒捏哱囉哈玄三人俱在大寧城迤西海沿馬喇住牧仍有弟可可伯彥兒兀魯思罕兀拿大等七人俱在馬蘭路谷路境外迤北地名不墩散銀毛并以遜一帶住牧皆係故夷脫力之子亦影克堂兄弟也部落約有二百騎伊妹是把都兒之妾先年有零賊一枝在馬蘭谷路境外地名流河住牧因名爲流河賊小賊首曰猛可昌海他利部落約有數百騎南不入貢北不順虜專在本路各口竊取爲患庚戌年猛

可被羅文谷地方殺之。海他利數年前已故。所遺部落多半歸順哈亥。并可可等兄弟部下各分伊路所屬各口討賞者。此夷也。差遣投哨者。亦此夷也。况前各酋首之妾。虜中皆呼爲嬖只。各夷借勢爲名。陽雖中華。藩籬陰實北虜鄉導。故撫賞不可不厚。而防範亦不可不嚴。

一都指揮故夷伯華。哮來并見在烏德惡登四人。迺花當次男把都兒孫之子也。部落千餘騎住牧於遼東邊外。此夷昔常遼鎮爲患。因離薊邊遠隔。

絕無竊犯之蹟。先季與北虜敵抗數次。堅不服降。後哮來被虜所殺。因勢弱不能拒。遂亦歸東虜矣。

薊門形勢防禦哨探總論

薊門古塞也。西自石塘。東抵山海。北橫大山。以限華夷。延亘二千餘里。晉承平以來。恃三衛爲藩籬。一切守禦之具。間多缺略。故以二千里之邊。舊設燕河。太平。馬蘭。密雲。四路而已。所患者不過夾道夷人。時或竊擾。初未聞北虜聚衆深犯也。嗣後虜酋日彊。收服三衛。用作嚮導。獨以四路之兵。應二千里之防。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寘也。繇是增兵益

餉議無虛日。九標十二路。主客至十五六萬。兵不爲不多矣。敵臺雲峙。雉堞星羅。備不爲不嚴矣。而狼烽未弭。鼠竊時發。抑又何也。顧千鈞之弩。係於寸機。萬斛之斗。關於尺舵。用兵貴操其要耳。夫禦虜者。必先明偵探。使偵探不明。則情僞何以知。分布何能預耶。然偵探又在明哨。暗哨各適其宜。當哨道路。務得總括。否則往返迂回。緩不及事。又何能識敵人之所向耶。考自嘉隆之際。虜犯八次。或揚塵於內郡。或鳴鏑於近郊。惟嘉靖甲寅。入犯古北。僅收堵截之効。若傍水崖之殲虜。緣彼自夫嚮。

導而致蹶。餘旣無功。且多失利。亦失於哨探調援。不蚤故也。况邊長兵寡。每泥擺牆之議。守株待兔。機昧先知。以有用之兵。置之不犯之地。直待臨事。倉皇徵調。不及。雖欲無失。詎可得乎。大抵明哨。其情非屬夷。傳聞不可得。而暗哨。最要尖夜得人。使探哨無法。推奸避害。但掠屬夷之言。一唱衆和。傳聞互異。調援參差。所備非所急。而所急非所備。封疆之害。莫有甚於此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五十一
三
爲外邊使寧王鎮焉。

文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界兀良哈等使仍爲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于百戶有差。約以爲外藩。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亾何復叛。附阿魯台。二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馘無算。宣德三年。

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

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左

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朶顏於虎頭山。鹵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伯亨進徹侯。都督諒懷。賜爵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爲鄉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國家亦撫納。而小小爲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闌入邊。射殺叅將陳乾。薊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爲薊帥。有威信。三衛夷畏而親之。不敢動。嘉靖中。薊鎮撫臣貪功。尋郟而掩之。獲首百餘。復走誘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五
俺答大舉入塞。庚戌之變。固三衛導之也。仇鸞旣當國。知三衛弱。欲發兵擣其地。以爲功。督臣何棟以不可宛轉解。乃止。入貢如初。大抵其俗喜偷剽。時入漠北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虜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爲鄉導。至婚子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更以虜情告我。得預爲備。故迫則驅入虜。信則墮其計。善處之。則因而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

終

